

文苑英華

第七十六冊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一

封建



封建論一首

五等論一首



漢祖呂后五等論一首

吳季札論一首

天性論一首

反五等六代論一首

本論一首

封建論

并序

李百藥

貞觀二年朝廷議將封建諸侯百藥於是上封建論以諫之太宗竟從其議論曰具人我黃武文並數驗地世不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土人情之大方思闡

治定之規以弘長世

太宗實錄作久

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

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實錄亂之異遐觀載籍論

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邦舊唐書

論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深

根固本雖王綱廢弛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

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

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實錄作共故一夫號呼

唐書七廟隳圯唐書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守實錄內莫

不受命上玄飛名帝歸遺遇二字諸本興王之運殷憂實錄

有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資漢高徒實錄役之賤非

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

無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惟唐書情存揖

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勛 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

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 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世

唐書作隆三十卜年七百雖 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

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 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

遷避逼裡祀如綫郊畿不守 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

焉暴秦運距唐書閏餘數鍾 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

世實錄之君才非啓誦借李斯王綰之輩咸唐書開四履

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

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

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實錄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

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貞觀政之間俱

為采地是則以政要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

治劉曹之末紀綱弛唐書紊斷可知焉刻唐書船求劍未

見其可膠柱成音唐書彌所多惑徒知閭鼎請隧有懼勤

唐書王作霸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實錄之援不悟望夷之

釁未甚昇泆之災既罹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此乃欽

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

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凌弱衆

暴寡疆場彼此干戈日尋實錄臺駘左傳之役女

子盡鬢嶠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畧舉一隅其餘不可勝

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實錄

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

唐書之...

復能以循良

唐書作吏

之才膺共

治之寄刺舉

唐書作郡

分竹何代

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

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

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

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

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雪代益驕侈自離

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

左傳作形

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

落

唐書作樂

陳靈則君臣悖禮

實錄作亂

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

麀終誅壽朔乃云為已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群官選自朝

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監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

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

官舍頒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褐實錄唐書並作葛

南郡太守政要作南陽郡守幣布裹身菜蕪縣長凝塵生甑專云

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

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之唐書作所辯安可惑哉

至如滅國殺唐書作弑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畧無寧歲

次睢咸秩遂周王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

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

政之道唐書作理可以一言蔽焉唐書作可以言以蔽之伏惟陛下握紀

御天膺期啓實錄作開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侵於寰宇創業

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以唐書作而為言獨照

寰寰未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實錄作循舊制建萬國以觀

德籍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飭華既往至公之道斯

重政要况晉氏失馭宇縣崩離後魏乘時一作乘華夷雜處

重之以關河分阻吳楚實錄懸隔習文學諸本無者尚唐

作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藝諸本無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

為徂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籍外家驅御群

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民不見

德及大業嗣文實錄世道交喪先王唐書人實錄物掃

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靈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陞

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理唐書紉紉覈前王雖至道

難唐書名言象所絕唐書畧陳梗槩實所庶幾愛敬蒸

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掌御膳文王之德

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唐書作中以唐

作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情必唐書作隱惻貫徹幽顯大

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帝

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敦勸唐書作學徒既擢明經於青

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群臣以宮中暑濕寢

膳或違唐書作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唐書作之

產竟抑子來之願不柰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政要

歲凶唐書作荒實錄政要作霜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虛空聖情

矜憫唐書作勤加賑唐書作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

啗藜藿樂撒筭筭言必悽和劫貌成臞瘦唐書作公且喜實錄

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序陟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

必退思進省凝神勤慮恐妄勞中國以求唐書遠方不藉作事

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

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實錄濟於溥天唐書罷作功

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

辭纔及日晏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

詠間以玄言一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

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

之間彌綸天壤而淳朴唐書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已作粹

唐書又難以卒變請待琢唐書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作永斷雕

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

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以時消息况於人乎美哉斯言

也

五等論

李公緒

蓋爲天下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初於秦漢守令爲政小理察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人苞彼小遠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爲千百年計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說也三代所以長而且治者積仁義又任勢故也秦氏所以短而亂者積刑罰而維持者也漢兼置郡縣雜而任之所以兩代皆二百年自魏晉以降謀不圖遠唯事任人不復任勢是故易代殺伐皆不末年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有言不利而利之

不如利而後

一作復非

利之之利世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

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存乎利人然跡其衰亡恒

在同姓失職諸侯微弱也故劉頌上書陸機五等論皆欲

建立成國今復古制則不可也何者昔舜禹奠九州然後

揖讓契棄脩仁義二三十世下至湯武然後滅

漢書作放弑

秦

自非子襄穆蠶食諸侯六七百年始皇之時乃并六國以

德者如彼用力者如此甚難故億兆之所咸以爲凡帝者

必須天人感應世所不測綿歷代序經數十世乃可得耳

故絕希望僥倖之心及漢祖起於布衣忽成大業古則承

聖王之烈漢祖起於秦之弊不因父祖所資天地提三尺

之劍而取天下夫鑄石者難爲功摧朽者易爲力其勢然

也韓英之徒見漢取天下之易故數年之中反者六七王
莽之亂南面者蜂起漢獻之時稱制者三國又光武曹馬
皆自閭閻而升帝位孫劉二族各據一方逮晉之失御九
服分崩以迄于今二三百年跨州連郡者二十餘姓皆擅
假符璽列置百辟或至數世或盡一身前車雖覆後迹不
懲缺望之心死而無悔其懷不遜之意挾無君之心而日
致湮滅者不可勝紀今若借之以成國假之以勢權則人
欲帝王矣若欲建萬國則宗室功臣朝士外戚亦不至千
人矣其無功德者則無容望封如置數百千國便力強起
於驕奢遠度之則反漢氏之初可爲殷鑒若盡建諸侯興
滅繼絕是永無亡國一世之後又有子弟功臣無置之地

如此則踈遠者據強國親勲者無尺土此周之所以衰自
漢以來海內士子官京師編名曰天朝耻爲藩職今一旦令
背皇闕趨外邦爲諸侯陪臣必不可也其雄俊之人負才
之豪當生奸計競尊其主是所謂時移勢異萬國雖賢不
可復建設使黃帝更出亦不議之矣是故孔子曰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當擇宜於今者而用之耳竊謂宜如漢
初置郡國度其強弱遠近領之以牧伯節之以綱紀大都
偶國並后匹嫡皆亂之道也其嗣子之立也詔旨師旅之
興當諮牧伯以防未然若有妄舉者而皆國除又天朝之
威制其越逸子弟之力足爲扞屏選其賢者能者入爲公
卿出爲侯伯此周召晉鄭朱虛齊梁之爲也然則骨肉世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踈亦不可久今強盛宜法主父推恩分封漸次黜之而受
封之君輒屬州牧不可繼於父兄每封世建號使親者恒
強踈者稍弱其王侯無子親嗣大功不得及有過皆從國
除還屬郡縣更立子弟親者以君之則朝廷有恃維城有
固此萬世之利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王非劉氏其
事順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體國之常理去危就安
宅生之大域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得
失差於興滅可不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殷鑒亡秦宗族
無尺土一作寸之封子弟立空虛之地故衆枝莫助而孤根

易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為大業可以力取神器推於

命歸思得攬一作包四海以獨富舉百郡而一作以從欲而外

誘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群心交阻偶語間與適悟天下不

可獨理專欲不能蓋衆分利推恩先封雍齒然後將士歛

手不懷反覆豪俊息意一作慮知難於一作挫動五等之制於

是行焉既而鑿輅龍旗一作旒皆王室穆昭黼衣朱黻即功

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主上敦子愛之情下結體信之

志群后固犬牙之勢匹夫絕鳥合之舉此所以為計之是也

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溢隄防漏下權敵

上都制方偶國過當啓陵僭之端枯強速交爭之兆賈誼

痛其將亂晁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忌此所

以為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主不讓肇基之勲成務之臣

有高一作成佐命之力故禮樂大備取維新之格言琴瑟不

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

不可哉當若早一作早署祿產之位宜序親疎之節小其國

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

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唇齒預閉覬覦之心不踐嫌

猜之路克復明辟决自我躬高謝壽陵不一作無負先帝安

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為計之得也神害

父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禁兵以候疑

秉大政以速謗趨起異姓畜姦侯隙刺促大臣側目相視

自投機穽實履憂虞此所以為計之失也嗚呼物有益之

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

觀既往之勢折一作折當時之疑斷必全之策杜末萌之禍

則惠文之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况復周

陳諸家休戚連漢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興廢孰能

明之然人謀叶密必無悔矣一作皆唐文粹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文於舊史

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文粹無也字附子臧之義非公也

文粹無也字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也文粹無也字出能觀變

入不討亂非智也文粹無也字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

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而文粹作之不建故以

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

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

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

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

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

至德且使爭端興于上替禍機作于內室遂錯命於子光

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三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闕集作宏達

傳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味之絕統必能

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文粹作閭安

得謀於窟室專諸無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

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身牧矣謂先君何與

見... 周... 色... 咸... 曷... 若... 以... 蕭... 牆... 為... 心... 社... 稷... 是... 血... 復... 命...

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復命
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勤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
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
義于集作于義嗣是絜已而遺國也吳文粹作國之覆亡君實階禍
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天性論論太子

李德裕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為人所構天子赫然大怒召
宰相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
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畧不出於
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
子弄父兵罪當答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

祖常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

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

集無

此三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

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如文宗

聰明睿智聞之必寤既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

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必當

易寤况又一子乎是以漢高祖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

以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冊稱噐人於絲竹鼓聲

之間默然而笑皆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惜乎文宗

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反王等六代論

李谿

魏晉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與人共治歷世數十秦王獨
制二世而亡亦言周氏陵夷侵弱六底非秦廢五等之爵
置郡縣之官至晉陸士衡著五等論陳八代秦漢興亡之
由言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爲周制
萬邦思治群后圖身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
垂後嗣秦棄道任術顛沛之累實由孤立夫百世非可懸
御善制不能無弊侵弱愈於殄祀土崩庸於陵夷欲權其
多福取其小禍總二家之旨皆是五等而非郡縣徒苟救
疾顛而未免於陵夷也譬猶醫者苟欲救人之死而不
能愈其病苦豈謂知經脈藥石之本決存亡禍福之機乎
且陵夷土崩二患俱免者豈無通論哉但二家不能知耳

故皆引五等之長說郡縣之短元首則言五等藩衛引春
 秋勤王之事以為證欲使秦人割裂州國分王子弟使土
 有常君必有定主士衡又謂五等之國為已土眾皆我人
 人安我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為已思制郡縣之長進
 趨文選之情銳安人之譽遲是以侵百姓以利已損實事
 以養名故為利圖物以為諸侯享食茅土萬國受世及則
 南面之君各務其治力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不知之說
 也夫春秋之時諸侯擅相攘苟欲求霸則以正王室為
 事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詐忠以邀名內實包藏禍
 心以圖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也豈所以
 為藩衛哉所謂為已思治者誠憂其國傷其家病而致治

矣且若國不富兵不強則未出於傷病也若富國強兵疆
陵弱衆暴寡蹙而爲九并而爲七是豈非古制耶故知雖
少其力猶益也比身臂則不同矣夫身手者大小常定也
諸侯之士變易者也向使臂指能變而爲大小於身又烏
可得而使耶是知五等之制不計於大小強弱皆得擅權
獨斷自有鄉相恣之則不遜削之則怨陵夷逆節固必有
矣且士衡云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夫土狹旣不免逆
豈過正境土者之災耶假令小制七國則反有遲速者之
小異耳不足稱也豈如郡縣之主權弱勢輕跨有千里負
阻山嶠奸謀未畢而身已遷代然而強兵練甲足以禦四
夷之患人徒租稅足以蒲家國之急則未必無土崩之事

而秦漢俱敗豈由此耶元首又徵秦之敗於委政趙高誅
 夷宗族西漢則王氏擅朝排擯宗室後漢則閹豎執衡孤
 立於上此乃滅君親臣強之殃而非郡縣之失也設有侯
 伯之國則亦助亂而已焉足賴哉由是觀之五等與郡縣
 其利害相去遠矣向使早覺悟廢五等世及之法立郡縣
 可制之符以矯周枉威靈不假於臣下及刑戮強兵耶此
疑則必脩文武之業設霸王之術設業因則帝位危矣雖
 各安其國致天子於何地豈可以為思治哉今郡縣或侵
 百姓損實事然而升降黜陟在於一人比之侯伯固不為
 大患也又且奉京師之法稟宰輔之威雖職官遷轉不一
 而法已定矣五等者世及相承擅更法令如魯作丘甲晉

五六軍鄭鑄刑書如此者寔繁天下所以安上之國土非
變事身與子孫也安與不安在於立教化正法令國雖一
姓而法已萬變豈所以爲知有定主哉由是知曹陸之論
所謂藩衛者乃篡逆之萌也愚治者乃禍亂之萌也定主
者乃不定也夫如是則焉有不爲患也昔漢有吳楚七國
之患元首乃懲之於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引賈誼之言欲
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
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士衛不謂漢大啓侯王境土
踰溢以七國爲過正之災若然者則班固漢書贊言周制
千八百國載記分天下爲九州二百一十國則千八百九
十國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爲褊小以極

矣其卒也強不一一於骨肉以懲秦失去其弊政用其上
策如此則河歷世長遠而支派強大矣豈有周室陵遲羸
氏土崩之釁乎

本論

牛希濟

周文之先自公劉后稷積德累仁以至于文王天下之心
歸焉猶服事於商武王從兆庶之心順歷數之命以取天
下既而有疾嗣王幼弱乃命周公且以輔相成王周公以
弟之親叔父之尊公其心而不疑焉攝天子履萬乘車輅
朝諸侯於明堂以施教化召公不悅四國流言伐四國戮
管蔡以安社稷然後制禮作樂七年之後成王齒長德懋
乃歸其政公亦不離王室乃命伯禽受封於魯思不變四

海之望遠乎哉君子一即周防也若是武王獨知周公之才
之羨兄弟之國天下之人皆不知也向非周公則非成王
之天下也天下疑矣然武王之心公乎哉知子之弱而私
之知弟之德而讓之且憂後世兄弟相及豈周之盛德爲
不及歟曰是知之深也所以能明輔相其子若有疑焉則
與之天下希存其子亦難矣周公雖不爲王者然其道則
與大王王季文王爲同德矣成康以降名仁者多矣孰可
與之爲伍蓋姬周之得天下未幾而武王崩紂之子祿父
猶存若委少主無聖人之助則少康之舉嗣夏左傳作配
天不其備歟此周公所以孜孜焉爲而不有夫其聖德過
於武王遠矣今後王之嗣君也亦莫不蔽於私愛忘其善

惡曰彼長也冢嫡也天下之本也莫之可易至有不離襁
 褓之中童嬰之列而即大位焉亦使強臣而為之輔其詔
 制之旨曰周公然也成王然也豈惟政亂國危殆宗廟不
 血食者有之矣曹馬之君即其人也自征伐以來受命創
 業之主或起自布衣之中亭長之役部尉之列大夫之家
 卿相之位或歷試諸難或十年軍中足以知歷數在躬時
 運興廢經始之艱難臣下之忠良入情之巧偽是以出一
 言舉一事易一法必使合於典誥垂於後世守文之君也
 生於深宮長養於一作婦人之手慈愛之鍾焉世子之教不
 行焉身軀則安於玉堂金殿輿服之盛耳目飽於聲色靡
 憂之樂曷能知君臣父子之道忠信邪佞之屬農桑艱難

之本故小人易欺焉况幼稚乎且人君之心爲天下之晦
明仁者樂於明而匪仁者便於暗故時之晦也盜竊興焉
魑魅行焉君之晦也賢良死焉邪佞用焉是以小人奸臣
唯樂於幼君少主若保姆之態也以提其耳目導其言語
教其喜怒行則行止則止易爲之使欲求天下之治可乎
况近世之嗣王也始自誕生厥月無問名之禮至于婚冠
無金石之樂告廟之儀非莫聞焉春誦夏絃秋詩冬禮上
庠齒胄之道或縱不知封爵之命掌言者亦不知其誰師
保之道正其身乎左右之人賢與不乎其即位也降先君
之冊冢宰與百執事延頸內面而朝新君焉袞冕端拱之
默于殿上雉扇熒煌香煙蓬勃

一作起

左右紛紛然莫之知

也班列千百稱慶而退至于積年之中宰執大臣延英入
閣稱述聖德舞蹈而已使有言者皆申有司徒空言耳敢
及於時乎敢及於執權亂政之人乎設有一言明日之制
行矣不復用矣歷觀前代明王賢后未嘗不與名臣賢士
厚享宴之禮接見之儀俾其忠信相親亡於畏憚通於商
較以正先王之得失以窮聖人之能事故兩漢金馬石渠
文章之選以備顧問公卿侍從之臣至有大臣武帳之前亦
奏謁或排闥於危疑之際以問安否以圖後事太宗文皇
帝貞觀之初北門之選舉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布衣
之交非天下文行之士不預焉既久與遊處非唯知民間
之疾苦時之否臧從下而更之以熙帝載至於臣下之情性

好惡無不悉焉他日之任用莫不適其材矣近世朝廷豈
無忠信謇諤之士徒欲致身之危救時之弊指陳千百於
上前敷揚其達乎諫章其賢具乎若復稍挂聖慮左右心天
顏得之矣又有以惑之矣其朝退也黃門伎女聲樂駢羅
俳優之人調笑相雜擁衛以至於內殿又日幸于兩軍遊
于其所其從樂乎斷可知矣故自乾符之亂至於今日莫
可救止蓋女主奸臣之所爲也或曰冢嫡之幼善惡未知
思欲易之以卜長世廢嫡立庶聖人所惡未知其可也曰
君人者上以安宗廟下以庇蒸人雖長嫡之義其不善易
之可矣且仲雍王季之長子讓西伯之聖德斷髮文身以
避於吳爲吳太伯蓋成父之志也隱公魯之賢君居位稱

攝欲讓其弟後疑其長矣吾將與之桓公聽羽父之譖以
疑其兄致於篡弑又晉襄公之薨也子周有兄而不慧不
能辨救麥群臣迎公子周以立政是以治三駕而楚不能
爭又穆公之亡也君無長子趙盾思立長君乃迎公子雍
于秦將欲立之穆嬴朝夕抱太子以朝且泣曰先君以此
子之賢吾受子之賜此子不才唯子是怨今君雖終言猶
在耳此子何罪而外求君趙孟懼大義於衆人遂背秦好
立靈公幼而好靈竟爲所殺國是以亂漢高帝遷都長安
也以呂后燼於糟糠其子盈爲太子上以趙王如意似我
知盈懦弱卒不能易及惠帝之世幾爲呂姬所滅非平勃
之不能加誅及擇諸王之賢者迎王於代卽是爲文帝不

十年幾致刑措又昌邑之亂霍子孟定廢立之冊立宣帝
遂獲中興衛伯王之於晉武也君臣之交矣知主鬯之不
惠必傾世祚撫其床而歎曰此座甚可惜也帝心不悟終
以正度爲君果致元海唱四方之亂宗廟焚毀兩京版蕩
懷愍二帝俱爲俘執而崩晉祚中絕國分爲十六普天之
下皆墜燼灰比惠帝之所爲也是知冢嫡賢而臣擇立者
必亡若立嫡爲亂執古之道乎擇善爲治曰亂嫡庶之制
乎且天子之孝以安宗廟克荷祖考之業卜世於長久豈
以擇善廢不肖爲罪乎至唐虞之君知其子朱均不肖不
可付以宗廟之重又懼其流毒於生民乃棄其子而禪於
有德若次子之賢遽以配天之業授於他人乎是知君惟其

明不必拘伯仲之制易曰明兩作離滂雷震若不明不法
此覆國亡家之罪人也何長之爲若君明於上小人比周
之黨其能進乎其獲用乎其實於亂乎主少不明者亂之
本也故曰元良者天下之本也莫若先以正之正之者非
在廢長擇善而已無使叔孫之禱曰主少國家多難祝我
者使我速死無及於亂此憂之深也悲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二
文論四

文

雕蟲論一首

偃武脩文論一首

質文論一首

文論一首

編年紀傳論一首

八文化成論一首

文章論二首

章表論一首

雕蟲論

并序

裴子野

宋明帝傳好文章才思朗捷帝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

有禎祥及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

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

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爲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
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
自通若俳側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
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
應等之俳優楊稚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
爲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爰及江
左稱彼顏謝箴繡擊斝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壽多爲經
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
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
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
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

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經也趨室必有不敢苟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手

偃武脩文論

李竦

國有二柄以濟人天有四時以成歲文武者君之威惠春秋者天之生成故人君法天時順人望人歸於德天應以時莫不奉此而寧災由斯而康俗所謂文者足以經邦國所謂武者足以定禍亂故武在合變不可一黷文貴經久可守爲常請借前事而明之廢斯得矣夫以堯舜揖讓湯武干戈干戈在乎止武揖讓資乎偃武故得享國日久多歷年所三王既往霸者是繼晉文伐原以示信齊桓勤王

以稱德宋殤好戰以殤越徐偃專文以喪亡王霸陵夷列
於秦漢始皇威懾六國建萬代業隳城郭焚詩書卒使宗
廟爲墟身殞下國黷武之徵也高皇夷秦項誅韓彭陸生
著書叔孫制禮脩文之漸也光武以長者戡難孟德以應
變即戎故得擒樊崇破袁紹雖未悉於至理道亦存乎息
戈晉文之對何魯不聞經國惠皇之溺賈后竟至破家吳
王石頭之都劉備益州之地但區區於守險魯不暇于脩
文後魏則多難臨朝後周則經國日淺雖孝文捨辮髮服
衣冠未能倒載干戈休放牛馬武帝降高緯戮晉公甲兵
未寧中道而殞武則不可文則不如東晉之僅保江山宋
祖之草創社稷道成以殷憂啓緒行蕭衍以戡定興王陳主

以好內亡隋皇以征遼喪皆不明於文武適足爲我驅除
况高祖端拱無爲太宗大功繼統高宗致位於玄默中宗
御俗以康寧睿宗之恭膺大寶只玄宗之克清海內肅宗之
收復二都皇帝之光有六合古今四夷向化萬姓歸心總
七聖之殊勲正百王之墜典然心干戈未息瘡痍未瘳脩文
之期取則不遠偃武之義今則時哉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
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
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
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

酢楊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
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
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
行也涸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
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
則愚之病淺于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
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
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茲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
爲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
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僞無由明天下浸爲陂池
蕩爲洪荒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脩德以治天

湯爲洪範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脩德以治天

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

事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有羿奪內則

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羿浞愚弄鬪爭內外默然一

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一無是觀之則聖有謨

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

及武帝脩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

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

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

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爲

亂遠則徐奄並興四一無夷多難復子一無明辟兼虞夏

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

後理唯康王垂拱圉圉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
 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官備數四時盛祭
 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
 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觀謁大何得不亂小
 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民仁一作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
 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
 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來之政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
 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亦有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
 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室不之說識緯之書存而不用
 至於喪制之緝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
 申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

...因循而不...
 ...故差失...
 ...作毫釐...
 ...古人之說

矣學者夙於恒教因循而不改差失一作失於毫釐古人之說

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褻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

敬龜筮之信而陳倭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

士閉日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青可也

則煩潰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兆民一作億兆之多無

聊於煩彌世曠又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

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

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

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

者得無以為惑乎一作皆唐文粹

文論顧况

周語之畧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
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
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爲龍爲
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
旣没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
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
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白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
可治於君子之庭詩人羨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
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
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刑
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

夫子之文木鐸御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水太甲

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
遂之文定楚從蘭相如之文奪趙壁西門豹之文引漳水
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詠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
夫以文求士士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舜堯禹湯有
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顛閔夭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
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
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厨於家
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風雅
亦麗于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
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
地象人者也周易贲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贲坤曰至

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賡鬼神
者賡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下本也 亦編年紀傳論亦本也 皇甫湜天德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

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盪集本文 古法

紀傳煩漫不如編年予二本 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

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

宜才之所長者其何常之有故二本 是非與眾人同辯善

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

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折星極辭不足以壯二本 無窮雖為

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

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

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

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

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

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跡叅貫話語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

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騁二字集作才力焉又編年之史二

作紀束於次第牽於渾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叙事是以

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時二之語言而盡事

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為尚書左氏二之外又為國語

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

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軌鑿無窮之門作為

紀傳世家表志首尾具叙錄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以是

無媿太初以來千有餘歲史臣接躅文人比踵卒不能有

所改張奉而遵行傳以相授斯亦奇矣自出太古至奇矣七十一字二本作

于是草舊典開新程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具叙述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將以垂不朽自漢至今代以更八年

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推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擢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

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畧強欲復

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正二本作所遺多矣如

覽正史方能備明則褒貶三字二本作得失章章於是矣

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裁文法則春秋之是非文敵

遷固直蹤二本作南董亦無上矣儻謬乎此則五字二本作

流棄意而微跡雖服仲尼之服手掞二本無絕麟之筆等古人之

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人文化成論

呂溫

勢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
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而化交錯六
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寔爲人
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
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
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
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
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
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
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特

文粹
作將

以時君

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

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

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集作平流蕩因循敗文粹

作而未悟不其痛歎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

聲明文物禮繹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

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

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

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

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理文粹

治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文粹

雜其間也文粹

文章論

李德裕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毒**之矣然

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

為金

集作全

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

息則流蕩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

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汰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

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為是也

集作矣

近世詔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為

文粹作謂

文章才實有餘

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

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隨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

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

集作不

可以言文章外

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

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已文粹作來此秘未

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蜀本作言妙

工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衙歟元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王

勳包漢舉信是也包文粹作左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

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一韻考今之

故篇無足蜀本作定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

高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音文粹作律

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

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

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載于此

自然靈氣光忽文粹作而來不思而至予由身

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載于此

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恍惚

文粹作恍惚

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

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珍

集作彌

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

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黜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

旨也

同前

牛希濟

聖人之德也有其位乃以滄花為文唐虞之際是也聖人之

德也無其位乃以述作為文周孔之教是也纂堯舜之運

以宮室車輅鍾鼓玉帛之為文山龍華蟲粉米藻火之為

章亦已鄙矣師周孔之道忘仁義教化之本樂霸王權變

之術困於編簡章句之內何足大哉况乎澆季之下淫靡

之文恣其荒巧之說失於中正之道兩漢以前史氏之學

猶在齊梁以降國風雅頌之道委地今國朝文士之作有
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此十有六者文
章之區別也制作不同師模各異然忘於教化之道以妖
艷為勝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見矣古入之道殆以中絕
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中疑作下使聖人之旨復新今

古之體分而為四崇仁義而敦教化者經體之制也假彼
問對立意自出者子體之制也屬詞比事存於褒貶者史
體之制也又有釋訓字義幽遠文意觀之者久而方達乃
訓誥雅頌之遺風即皇甫持正樊宗師為之謂之難文今
有司程式之下詩賦判章而已唯聲病忌諱為切比事之
中過於諧謔學古之疑作文者深以為慙晦其道者揚袂而

又及爾之罪人也且文者身之飾也物之華也宇宙之

行又辱宋之罪人也且文者身之飾也物之華也宇宙之
貴微一物無文乃頑也何足以觀且天以日月星辰爲文
地以江河淮濟爲文時以風雲草木爲文衆庶以冠冕服
章爲文君子以言可教於人謂之文垂是非于千載歿而
不朽者唯君子之文而已且時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即
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詠之列是知浮艷之文焉
能臻於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治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
之學以通經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楊孟爲侍從之臣使仁
義治亂之道日習于耳目所謂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
也

表章論

前人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達於九重表章之用下情可以
上達得不重乎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
臣表疏詞尚簡要質勝于文直指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
易為省覽夫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奧學深文研窮古
訓且理國理家理身之道唯忠孝仁義而已苟不踰是所
措自合於典謨所行自借於堯舜豈在乎屬文比事况人
君以表疏為急者竊以為稀况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
必使傍詢左右小人之寵用是為幸儻或改易文意以是
為非逆鱗發怒畧不為難故禮曰臣事君不授其所不及
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且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辭
曼引數幅尚或棄之况萬乘之主萬機之大焉有三存之

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以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

理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以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
簡要又杜甫嘗雪房瑄衣朝廷以爲庾辭儻端明易曉必
庶幾免於深僻之弊夫僻事新對用以相誇非切於理道
者明儒尚且扞恩移時豈守文之主可以速達竊願復師
於古但寘於理何以幽僻文煩爲能也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二

文苑英華 卷七百四十三

御書

王所以教養象鳳林也

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三

論五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三
論五

武

辯侵伐論一首

伐國論一首

守在四夷論一首

戰論一首

守論一首

二陣圖論一首

將略論一首

倒戈論一首

辯侵伐論

柳宗元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

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

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屢集作于

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媵一作私又作人

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

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

後會備三有餘而集作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

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脩其

詞集作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命集作微令不過其隣雖大不

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

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

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

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脩文德

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也集無也字非為人

之舉也故私之私之而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

之舉也故私之私之而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

既壞兵車之軌交于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此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伐國論

李德裕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常爲一國之所奉授傳作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矣必生分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

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于外危亡之兆

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已褒姒是也史蘇

所謂集作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

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弟秦宮有鳳兮之謠

敗於五將符堅於五將山敗滅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

陳主之妹終於集作必殞身此其集作皆禍敗之著明者矣又

夏姬入荆子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

怠於為政戎狄遂集作乃亂華矣所以王珪觀廬江美人正

言納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守集作在四夷論集作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及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

守集作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

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

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者

山文粹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

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

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

地之光輝一作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

人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親一無之必伺君好而

贅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淪一作非道昌一作

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

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

夷之攻以鼓鞶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

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

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其一作悅而思受也

聽鞀鼓則警而思備也遇祕隱則情而思述也逢相害則

患而思讐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

也得相益則和一作喜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

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

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

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

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

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德音而耽情慾是

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

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立

聲攻而亡也周厲捨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

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

而逆刑人一作而是是倭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

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

以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二字川文粹故也雖得四夷自

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一有自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幽

王自以守道不固類舉偽烽嗷嗷天下空於杼柚英華作小東大

東杼柚加以褒姒以色攻俾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于四

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

色攻賈謐以倭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戒半然後戎夷乘

間敢為一作有窺覬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

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

今一作務

四夷自守魯不防戎夷

狄一作

在其中國故攻秦之

胡者三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

四夷之言而未盡

一作不盡

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畧實非垂範

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書

一作編

之闕一作皆唐文粹

戰論并序

杜牧

兵非危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

戰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

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

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

峒

音嶺互結

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

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蹙則饒不_必規天下之產自可封殖

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

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刃一作良弓健馬無有也卒

切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

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

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石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

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緣一作

淮已北循河之東南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

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英華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赫

呼臙臙一作徹於帝居周秦軍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剗吳

越荆楚之饒以啖戍兵一作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

文正五年 卷之三 甲

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
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
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
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
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一作刑

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
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
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
羸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
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
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

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

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一作宮廣矣金

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竒外死勤於我一作戎矣此賞厚

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

而去迴眎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

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

責第來搗一作憚之至如鏗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

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恠駭之間虜

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

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察天

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擄子

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

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汗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一有言字而已一作唐文粹集本並同

守論并序

前人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洒束兵自守反脩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臣文粹

作逆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爲宿謀方且

...以爲廣大繁昌...其不知乎

事殆為故常而執此事大人曾云不歷筆并周思以為宿謀

鬼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

機蹇頓顛傾集作類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

所而自河已文粹作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何吾

人之憔悴文粹作顛類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文粹無其字朋伍羅

絡郡國將孩乳文粹作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

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

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

勁兵以為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

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文粹作佛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

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

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

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矣益強僭擬益

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

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矣

四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文粹作偁新唐書藩

鎮傳作同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蓋欲相効者

日而起徃徃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

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

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

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夫

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夫
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
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文粹作此非而反
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
守邦之術求戒之哉

二陣圖論

王獻

多穀子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自古聖王不得已而用
之仗德而行則湯征葛乃爲帝王若恃力而戰則紂放牧
野終罹戮辱春秋傳曰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復曰文不犯順武不違
敵蓋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惜民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靖難

且文而不武武而不文不可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鑒
人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爲相武臣在俊傑深沉果敢決斷
故曰武雄可以爲將三畧兼濟則可以入爲相運籌於廟
堂之上則可以出爲將折衝於萬里之外然而將相之務
在見有才力者賞之愚詐者去之如有才力者不賞則忠
烈疑而不進愚詐者在傍則讒邪黨翳而爲欺如此行之
則何功而不立何罰而不行何才之有遺何戰而不勝孔
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如兩
軍交鋒之際列兵無陣由人民居而無城池立而無牆塹
寇盜衝擊則何以捍禦譬如蹴鞠較力猶設機便以護手
是况有兵而無隊伍有隊伍而無行陣有行陣而無奇正

有奇正而無權變起自苗帝命其臣風后演之本文不越
一百字詞約旨微非聖賢莫能研究太公起剪孫吳韓項
並由斯術唯孔明尤盡其妙生之於心機不形之於文義
雖君臣父子不相傳授近者李筌圖載八陣只言或合而
爲一或離而爲八不陳四奇變化之旨不顯天衡地軸衝
翼之文將帥覽之難曉今剏盡天地二陣圖明八陣八變
之源爍火助陽自忘短綆庶幾英傑覩之稍裨焉

史官將畧論

前人

炙鼓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云夫有文德者必有武備遂
斬萊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以古之儒
者服逢掖之衣頂章甫之冠佩環珖負櫜劔近代文儒耻

言兵事苟或議及則僉謂之亮人今以翠華去鄴鎬黃屋
軫堯心率土之濱莫寧啓處方可論兵粗議將畧矣且自
懼亂已來儒道既息武弁是崇然而將帥多以勇力爭強
少有精練兵機而懷謀策者所謂以強凌弱以衆暴寡迭
相吞噬適足以塗炭生靈構怨結禍夫兵之成敗在將帥
之器能各有限劑頃定等差淮陽侯與漢高祖論絳灌以
下用兵多少信曰陛下可將十萬衆所謂能將將不能將
兵夫高祖之雄才大畧尚如此况其下哉楚子玉賢大夫
也亦不能越三百乘左傳以子玉雖多剛勇終曰無禮故不能將一二萬人是以王
翦能將六十萬而李牧不能二十萬此方見將帥才器之
大小也凡爲將料敵之情僞而後決策制勝頃知彼師之

能者乃操我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逐奔不遠

能否乃操我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逐奔不遠

難誘也

從襲不及

難陷也

白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

挫其銳俾蜂虿無所施其毒螫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
既壞伺其大隙而擊之因變竒正以待敵整衡軸以攻險
兵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此兵之
要也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
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褒
亦能知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至儉兵
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仙爲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饌十
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濬
之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栢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

將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謂步將項它不能當曹參吾無
患矣乃使韓灌曹三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
之兵可以禮遇徐兗之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
也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率爾合
戰卒然求勝由聚卯以擊山驅羊而闖虎欲期弭兵靜亂
不亦難哉帝王宜開英鑒審將帥之器量文武之才則崇
勲大業庶幾可立夫宰制山河剗割疆宇舉大綱則易定
滋苛細則難安故子房佐漢畫大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
明翊蜀決沉機三二策據成萬峙英雄之大畧將帥之宏
規也安危之機存亡之要審諸將畧可見徵焉

倒戈論

楊夔

予讀周書至武王滅紂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事
惑焉以武王之聖有望旦之輔滅獨夫紂旌其功於一時
可矣且曰終不復用其未然乎夫上古淳結繩知禁中古
朴赭衣懷畏末俗巧嚴法不化故淳散而朴朴散而巧巧
之變萬詐生焉則內祗外剛之心詎革於干戚之舞乎周
之祗七百誠曰未久然以臣臨君以兵向闕者多矣齊桓
南伐楚北伐戎晉文取叔帶於溫定襄王于鄭非二國崇
示少順尊獎王室則周之社稷存若綴旒自漢而下有國
者罔不以兵力秦以黷武而滅梁以無備而亡我太宗究
滅亡之源委房杜以政房杜以天下之大不敢決於胸臆
於是敢諫則先王魏論兵則讓英衛深謀宏法來代有準

海林甫即明皇既安之日隨青順色以稔君惡乃以羯夷
勇暴之卒專我兵柄竟使獸心為國禍本其為黷亂國常
褻慢武義不亦甚乎且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
故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
諸嗚呼班子之善斷不能以鉛刀攻其堅造父之善御不
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四

論五

賢臣

三名臣論一首

三賢論一首

諫臣論一首

近代良相論一首

春秋無賢臣論一首

二賢論一首

三名臣論

管樂諸葛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罕窺而遺跡可見夫此三

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問

者固二字一作固請不得已川文粹有而字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

夫目一無目字小者不足以論大體一無體字近者不足以量遠奈

何汎議大賢能制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

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著由虛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

如僕所揣則管不逮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與一作耳問者曰

何為一作謂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

齊定霸尊周勤王川文粹作興周定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

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劔門下

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繼脩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

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纔勝

齊師挫衄于二城之間狼狽于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

奔一作犇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諭莫一作

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問一作闖者未與一作未語功則

信焉一作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

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

觀其去就然後可以一無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

川文粹之一作非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為美矣然邀一作功

事讐一作儲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

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

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屯而業亨主闇

而國理一作治兵弱而隣疆一作隣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

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俟一作使中原克一作可復

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常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

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

樂生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待一作從之以德牧一作收之以禮

捨權變于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

弘一作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

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

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之事燕昭王一作昔日猶

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之後尚不敢侵其僕隸而况

謀子孫乎因棄祿甯遁善夫長者之言可謂懷祿不屑其

榮周身不違於道此諸二子不亦優乎主恩非臣之所圖

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川文粹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

之短長邪且夫運有通塞命有脩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

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為將乎聞不用迺大喜白

人用之則莫師不敢川文粹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

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

川文粹作果

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

亦韓信流亞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

何可勝道哉翰長兄御史君體純王之德負經遠之才常

感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

禮樂蘊弼諧之大畧以康濟為已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

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纔元士年止終身

一作命官位

不登於廟堂名不書于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

合之優劣離

一作辭

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

問者嘆息而退

一作皆唐文粹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

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之至淪於風波雖賢而不能自辯况

察者未之究耳乎一作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

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

曼都之姿雜于顛頽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為陋

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

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余

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

曰願聞三子之畧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一作純天下

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

元齊愚智劉感一作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

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新唐書於夫

秘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新唐書於夫

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

駁惡太極一作極獎能一作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

狗朋友川文粹作友朋之急蒞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

焉以為一作謂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

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一無此四字于一一作於是作破陣

樂詞也一有是樂三字協唐書作訂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

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

唐書作禮易書春秋詩為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古一作古今之變推是而

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為煩一作繁尤罪于長不編年

陳事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

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續脩以迄于今志未就而

八台五八卷 一三九四卷 升

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唐書作位瞻其形

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

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

川文粹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

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詬於

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為人師矣學廣而不偏一無精

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為

任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蹈一作絕孤厲不可謂不知

一有言也茂挺父為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英華作自洛時佐廉使按

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陽還莒五字道邀使車發詞

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才資天下

無微言由是得罪一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

東乞惟一... 下即日拾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才資天下

風教吾由是得罪一有亦字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

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公

一作人矣每見魯山則終日嘆息謂予曰見紫芝眉宇使人

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川文

粹作賢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廣平

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川文粹操字

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

萼伯高含大雅之素一作業萼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冊族

子惟岳謨一作謀道沉邃廉靜梁國喬潭一作渾非德源昂昂有

古風弘農楊掾一作極士膺一作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

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皆慕於元者也劉

在京下嘗寢疾一作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

賓從曰柄唐書作捷一作挺卿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

有勝理必詣與談數終一作終日忘返退而嘆曰聞劉公清言

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高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

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精朗邁直一作朗弟霸士會峻

清不雜隴西李廣敬仲一作叔堅明冲一作雨粹范陽盧虛舟

幼直一作真質方而清穎川陳儻言七然談而不厭吳興沈

興宗季長專靜不渝穎川陳廉不噐行古之人一作人道渤海

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於劉者也工部侍郎常述

脩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

以為德選汝南邵軫縉卿有詞舉幹一作詞天水趙驊雲

美行純陳郡殷實與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

微一作周會稽孔云王惟微述而好占河南陸據德隣恢

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隣一作

義名重當時京兆常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畧維之

履道體仁有畧族弟邈季選温其如王中山劉穎士端踈

明簡暢穎川韓極一作極佐玄一作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

孺温良忠厚京兆常建士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

於詩書天水尹徽一作微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

也尚書顏公重名節郭父友一作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

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泊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

文一作支交殷寅源衍陸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于

一作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今一作

無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

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家其教生人

之病也予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作云 一作皆唐文粹

諫通鑑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

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

薰其德而良善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

大夫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喜色節本作居於位五年矣視

其德如在集有野彼豈以富貴易移其心哉愈應之曰是

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

在易盤之上九云不專王侯高尚其事獨本有蹇之六二

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蜀本有以字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

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離羸之節蹇

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為集作高不事蜀本有上字之心則冒進

之患生曠官之刺與志不可則而充之古本無之字不終袁本注作

絕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趙德本作陽子寔是一介之夫陽子枕本無在此二字

此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之待

之不為不加集作知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

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集作於其心問其官

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

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

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

集疊
言字

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

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

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

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

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祿

秩集作
秩祿

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

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

音翹

其君之過而

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而後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唯我

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也愈應之曰若陽子之

如此滋原本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

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也愈應之曰若陽子之

用心如此滋原本作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

一有字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

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

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

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

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信集作信其辭說致吾言於堯

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

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終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答

抗本作其答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

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

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

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閣本作不以以兼濟天下也

孜孜矻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素本

作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以集作知自安逸集作佚

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

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自補其不足者集有也字耳目之於

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

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

不賢則將獨集無獨字役於賢集作身以奉其上也若果賢則固

畏天命而閔人窮者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

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

無乃傷於聽集作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

所以見殺於齊也五君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

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
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
也非以為直而加諸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多盡
言三字集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
作好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
今雖不能及已將不能集作為善人乎哉

近代良相論

李德裕

客謂余曰楊子法言有重黎顏騫顏子名犯廟諱不書二篇品藻漢

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

同體四海之所具瞻集作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

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為

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謬譎救其患難而已雖聖人之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

致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

肯庭集作廷辯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

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患集作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

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集作忠信可謂得宰相體

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栢所以後彫藜藿由其不

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

矣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王之為寶徒故在僕射陳司徒

不刺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集有通高朗令終天下

也。庶而不劇，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集有通識二字高朗令終天下。

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與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王丞相故鄭丞相

好古洽聞，應變睿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仁愛樂道。

集作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常丞相李

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常司空故居守李司空用于集作於，艱疏以盡天涯。

雖劔光不沉，而鸞翮長鍛，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

非辜，既歿，不瞑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此謂

故淮海李司空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

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郃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

倍臣倍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倍臣於

周義猶大父也夫為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

倍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上下有序一作忠孝

兩全康又四方一作天下今春秋倍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

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

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

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川文粹作傷恩遂使姬

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為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

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孔之惡于

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聖以為木

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

之論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脩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

乏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脩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
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
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
謂春秋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哉予
謂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駸駸駸駸徵而竒之或
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旣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
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柰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
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
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蓋以大貞取之以正道取五霸猶
罪人

二賢論

管仲晏嬰

楊夔

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質于宣尼宣尼以管仲
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爲下蓋
譏其僭上偏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予敢繼其末以論先
後焉夫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久亡於外自
莒先入有國之後銳心以求其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
囚服秉國政有鮑叔之助隰朋之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
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衰替之朝有田國
之疆有樂高之侈時非曩時君非賢君當崔杼之弑也能
挺然易其盟陳氏之大也能曉然商其短獨立讒諂之伍
自全於紛擾之中人無間言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隰之

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備。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隰之
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且減於管氏乎？以其鏤篋而朱
纒，孰若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玷，孰若一狐裘三十
年，矧國之破家之亡者，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遜，儉
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然後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

物也

圖書

經書

... 如來之... 十... 以... 舍... 不... 經... 書... 經... 書... 經... 書...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五

論七

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五

論七

臣道

樞密論一首

材之大小論一首

四維論一首

辯迹論一首

明贄論一首

三不欺先後論一首

近代節士論一首

舊臣論一首

謀議論一首

三惑論一首

誠節論一首

樞密

舊唐書作機

論

徐彥伯

時公卿士庶

舊唐書作王公卿士

多以言語不慎密為酷吏所陷彥

伯乃著論以誠於代其詞曰

書曰唯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

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

違之禮亦云川文粹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

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也知言

之為急也精微以勸之典謨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

者何可不循舊唐書其詁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

君子之樞機也動唐書則物應文類作樞機物應則得失

之兆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

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心之志也

唐書作志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鏤

其心右階銘其背南容三復於白珪殷唐書子九疇於洪

以也是以倚屨殿站唐書作操競審無恒以

龍長有以也是以倚據瑕玷詳黜唐書作參詳躁競審無恒以

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裏

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思慮微形唐書

作慮微破金湯之籥伐唐書作封禍亂之根用咄囁為雄辯唐書

作用詰諷以號呶唐書作詼為令德至若梧官問答荆齊所以

奔命韓魏加肘知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媯也亟招甲兵

之罰鄭曼園宋唐書作圖宋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

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川齊作泉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

穢猶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體唐書作吻挾

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寒唐書

作羣聚音龍也群吠得死為幸何脩名之立乎雖復伯玉

沮頽追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沒齒於季
 章曹瞞齟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
 身為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
 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
 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緝舌
 拱默焉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啓謨明之訓則上言者
 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唇舌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
 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周唐書
 公之言也出為金石孔唐書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
 言也立而不朽臧生之言也是謂德音詣川文粹我宗極
 滯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其之於酒醴孫卿喻之以琴瑟

闕里重於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豈不休哉但

績遠大唐書作懋探大猷古念不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

謀其心以後發定唐書作擇其交以後談不趨起唐書作蹙趨

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

法言不敢道翦其纍纍唐書作謀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

介爾景福保茲終吉唐書作錫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

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已患終日言不遺已憂如

此廼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

材之大小論已見三百六十三卷

四維論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

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廢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耻者
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
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
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
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也集有然則廉也字
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
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
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
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
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
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

既蔽惡矣苟得而文粹無從在矣爲非而無羞矣則

則滅若義之絕則嚴與耻其果存乎嚴與耻存則義果絕

亦人既蔽惡矣苟得而文粹無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

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

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辯迹論

劉禹錫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汗隆集作崇視輔臣之用

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

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為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

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

間耶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

必的然可使戶曉為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縣寓集作

寓用文美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

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宁而嘆曰得李靖
爲師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
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也起
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爲慮居功之爲慮也古之爲將
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
多產以取信有子資以滅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
是若靖者名旣成位旣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梁公
之能盡才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
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耶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
信而要耶道相籠久矣其後李敬玄擅能失材臣而敗隨
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

然竟上材以戶曉之迹此此吾之所以不取也若杜

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心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天子方
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此吾之所以不取也若杜葵
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
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寵房公者矣房之許
與迹孰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志慕
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贄論

前人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執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
在上臭達於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鬯也故用於
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汙內堅剛而外溫
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於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墮
似死義者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

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雉也故
 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
 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
 者寡齒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
 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為大夫捨雉
 而執鴈其志也隨之顧集作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况
 其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雉之介為卿也能思羔之禮歟
 今夫或者不明分集作介推理而觀之則曰此若下而嗜直
 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許美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
 肥其德矣曾不知許當其分集作介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
 所則志遂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喻君以

士之... 以執鴈之道得其分集作介苟推分集作介明矣

所則志遂而無刑矣夫於賦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於刑以
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集作介苟推分集作介**明矣**
求刑罰之僭濫得乎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
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
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
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
亂之魯而邑偏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
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
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
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

夫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集作役智利物歸躬

屬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

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

當戰國之際集作而克脩茂績身為集作紀律言有典章

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

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

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

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

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

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善通必也條

誠而棄智誠未至而致理或集作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

不若集作而行之迭收其効一之日二之日

誠而棄智誠未至下而致理或和的任智而廢威威智未周而暴

將起不若集作而行之迭收其効一之日二之日刑

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

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

以寬濟猛同二氣之集作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集作

其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

統其宗極而姑文粹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

霸不同年而語矣

近代節士論

李德裕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

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

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唯諫議大

夫鄭昌既傷寬饒忠直憂國為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
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上無

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

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引集作之私

無遊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為鵠遭害則

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

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獨集本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

冢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

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屢集作薦丁生稱其有責

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

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群邪犯眾怒為一孤臣獨夫正

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昔能以不死白王而

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死白玉而
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
周燕寧恨於不食陸績豈辭於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
魏生爲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辭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
高戴就之禱也嗚呼田叔子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以輿
疾遠竄溘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矣或曰自古名
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
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無一
二集作况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怡
然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何貴於名節者哉

舊臣論

前人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
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咎繇益稷
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
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叅尚不易蕭何之規况高祖之道昔
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爲已乎蓋傷廢
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回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
哉魏晉以蜀本降居相位者皆覩回愧心而已又有攘臂
於其間者倚撥先王之道以諱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
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
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謀議論

前人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何如集作可知也切

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

後咎晁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

生主享其利而自懼其害謀闕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

其術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既集

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

常篤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

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權其世叔即朱廣平之維私也

崔世叔名又嘗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

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

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所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

味之既深恩

集作思

意愈密代公嘗為西北邊將帥論四夷

事慮必精遠則崔生

集無生字

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

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三惑論

王啟

多轂子曰漢史載楊秉能三不惑歷代以為美也然三惑

之中利病各異論曰夫惑於酒者敗賢能損道德廢家業

顛狂致疾生於身軀夭折壽考故須誠於過度也且阮籍

劉伶陶潛畢卓皆惑於酒悉無所成至於得溺酒名而已

夫惑色者壞禮樂損門風傷殘形骸耗蠹金帛怨雖不飲

於夷夏政且有妨於霸王齊桓內寵如夫人者六姬外嬖

擊豹

疑作豹左

雍巫

即易牙也

衛靈同斛浴者三人內愛南子

外淫彌瑕之類是也夫惑於財者小則亡身破家大則辱

先滅國聚鹿臺之錢積巨橋之粟一作胎拾卯惟利是

求盜璧攫金刑戮不懼而又必厚於己而薄於人則義不

及於宗親恩不加於左右如此必不得人心而失衆情孟

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故君視臣

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書曰撫我則后雷我則讐斯之

謂也苟專利矣則嘉言令猷弗得聞矣過謬錯誤莫得知

矣近侍者俾刃以懷憾疎遠者聚謀而待豐憾豐一發身

首分離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軀賄故也又曰死夫無罪懷

璧其罪則三惑之甚其在茲乎昔漢高祖使隋何說黥布

歸漢布既謁漢王倨慢布悔來欲自殺及就舍供帳與高

皇無異布乃大悅燕卅之奉荆卿也子女玩好恣其所欲
 然後渡易水不以爲寒刺秦王視死如歸夫黥布荆軻雄
 傑之士也猶以服饌聲色變以移志况今將帥士伍乃中
 才之士乎若不結之以信義厚之以恩賞彼安肯效命死
 節爲貪鄙恠嗇之主哉故士有言曰爾之財賄尚惜我之
 性命詎可輕捐古語云使人造舟車猶豐酒食冀彼竭機
 功疑作巧則舟無毀溺之患車免顛覆之憂今驅策賢能駕
 御英傑飾甘言以誘掖矯禮貌以卑和欲其盡赤誠竭計
 策其用飴密以誇黜嬰兒曾不知聰明之士見其肝膽鏡
 其詐僞亦持虛以待虛設詐以禦詐國士遇我我以國士
 報之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項羽玩印賢豪叛去曹公

天下萬分是知三惑之中酒者致疑
 之可矣色者放

報之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項羽玩印賢豪叛去謝公
得易天下昂分是知三惑之中酒者致疑之可美色者放
之可美財者下愚之醜行也致疑放逐刑戮所宜加投畀
豺虎投畀有吳以謝乎衆矣

誠節論

前人

炙轂子曰漢史著誠節立名之士謂其能執一不回死義

不顧雖湯鼎之威霜刃之刑不能脇之故節義彰明顯於

後世存無一作則愧於英俊沒無一作則果疑作於神靈蕩蕩

然偃於暗室之中堂堂然行於日月之下卓爲人傑乃有

節有義之士也夫能如此者亦賢哲之一體客曰誠如是

無乃滯於變通而能成功則拙疑杖節死義可美既不能

杖節死義又不能變通成功此謂之偷生無耻之夫昔李

陵降匈奴又要成功致老母伏誅妻子棄市斯始規變通而終爲負義且臨患難履顛危雖商賈小人屠沽賤品猶能相拯於窮蹙尚乃任情於依託矧乎頂章甫冠拖絳掖衣口誦先聖之文胸懷德義之典目曰儒士而無慷慨之心不有風雲之操亦何以見分明之男子磊落之丈夫昔如敬通不脩蕙隅杜篤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賈丁儀貪婪而乞賄路粹哺啜而無耻皆文儒之所賤貞介之所羞夫士無信不可以立身無義不可以立名無節不可以成功無忠不可以成事四者不懷則情同犬豕行比豺狼安足以齒於人倫哉客曰先生斯論不亦傷於嫉惡太甚乎對曰嫉惡不甚則好善不篤若見惡

亦傷於嫉惡太甚乎對曰嫉惡不甚則好善不能若見善
不能去則邪佞之人群臻知善不能用則賢良之士引去
苟懷誠節安得不嫉誦諛今公卿席客茂馮諶毛遂之中
誠侯伯幙賓肆李園祖珽之欺詐或受賂賣主奉越以事
吳或首鼠兩端觀成而望敗窮其操心姦宄蘧蔭戚施與
夫誠節之士執一不回死義不顧者亦何遼廓論未已客
曰若乎先王之論誠亦富茂迺斂衽而退

魏書

曰其子若王女

同

其

其

大婦論之士

同

其

吳道首

同

其

婦

同

其

齊

同

其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五

善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六

論八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六

論八

政理

正名論一首

從道論一首

辯名政論一首

質無誠論一首

原仁論一首

治論一首

創守論一首

正名論

謝偃

有弘文先生稟氣冲和資靈傑秀理在微而必察言無贖而不採加以體局凝沉風格峻遠蹤班馬而高出嗣顏冉而委蛇于時日暖朱遲風清紫陌長廊赫奕高閣陰岑先生方該秘紀於千載釋疑滯於萬古於是席長筵列髦俊

散縹帙布青編簪纓畢萃綺紈咸集乃有以司鎡丈人戎
 服而至蓬首垢面頰削背偃左挈戟右提鞬頓汗蒙塵不
 讓而坐先生逆而目之顧而謂曰夫杖者位之基器者名
 之實苟有叨竊咎悔必臻當今天下文明會昌御運舉宇
 宙以寵疑作籠物馳日月而燭幽忠槩盈朝鸚鷺成列是以
 鳴玉曜蟬者耻方於周召披堅執銳者羞比於韓彭至於
 採擇人倫招撫要言有美斯達在器無假文武異容正一作
 耻位辯方朱紫無雜任能授用咸得其所是以山無逋客
 野絕遺賢方欲闡文儒銷鋒刃陳俎豆散牛馬肆志於禮
 場遊心乎文囿大啓石渠之署廣開天祿之門搜寰內之
 琳球擢天下之杞梓旅之於東觀會之於北閣考往聖之

先賢之批察欲令微言隱而更顯至德晦而復明

遺逸正先賢之紕紊欲令疑微言隱而更顯至德晦而復明
然後草封岱之儀備射牛之皮疑今子齒既盡矣形又槁
焉上不能貢策獻竒拱珪分祿下不能收視反聽養真存
神以螢燭之末光而方增耀於日月涓滴之微潤而欲擬
浸於江湖其於餘生固亦勞矣猶不免佩絃荷箠坐甲操
鋒見長劔而折腰對危冠而屏氣以茲疲朽預此戎班黜
污我文門虧辱我宰塾顧瞻傳素能不慙乎丈人於是俯
而慙仰而謝逡巡避席歛衽而對曰僕聞用捨時也窮達
命也物固有欲而不可棄此蓋有力者走之豈在吾之所
筭也且夫苟非其用則周孔無以措其心當其所能則六
馬猶足効其力今請正名改服從子而遊可乎先生曰噫

子其不言幾失子矣苟能易位余何簡焉

從道論

其曰限風其無又其公李翱

中材之人局

集作拘

於書而惑於衆

集無而字

傳言遠衆不祥

書云

集作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翽以為言出於內

集作口

則可守而為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

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

集作然

而非

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警言皆是耶

集作然而

將是

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

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

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視

集作眩

利者心非

而是之故所以

集無此二字

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邪說勝庸

而彼眾言必聽眾道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嗷嗷集作知

而是之故所以集無此大道喪是非知人倫壞邪說勝

可使衆言必聽衆道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噓噓集作知道

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

小人三其可以從乎况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

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捐者之言勝而君

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默者三遊

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

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餘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

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

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

集無一伸而邪者集無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

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集作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詩 三 奇

人和一人和集無此三字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集無此四字雖欲言

之群而誌之矣當是則見在是集無此三字和者人之喜默者

人之怨集作怒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

辯之四字集作斯所謂辯難易而較集作推是非也集作矣或曰衆可違

而不可從不知乎三字集作必乎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

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

不吾之間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

君子者進退周旋群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

集作蓋在此而已矣

辯名政論

牛僧孺

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為鞅說之以帝王道公曰安得待數

以伯說之欲而去不能以強國之術說之而公甚懼

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爲商鞅說之以帝王道公曰安得

十百年以伯說之欲而未能以強國之術說之而公甚懼也似云強國非帝王之道也又若云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年百年余愈恐後之爲政者捨強國富人而別求帝王之道則潰潰然無指歸矣請據而論之且君道無定名便國利人則君之道也然予非謂鞅之政必可以強國富人也而鞅之傳曰令不十年而人大悅家給而人足怯私鬪而勇公戰予則不知皇帝王伯捨此何爲君道也且帝如軒轅虞舜乎斬蚩尤而革書作格有苗是不欲強其國歟王如夏啓周文乎滅有扈而伐有崇是不欲強其國歟伯如齊桓晉文乎脩寓政而蒐彼廬是不欲強其國歟况秦之患者六國者不先富其人未一作而強其國又可以高枕無爲而

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爲商鞅說之以帝王道公曰安得

成君道歟况皇帝王伯同位而異名者也孰謂皇帝之名
 優乎哉王伯之名劣乎哉君人者當務乎道適時不務乎
 名飾位也故捨名而就時者日昌捨時而就名者日亡宋
 襄之亡慕伯之名而失時者徐偃之亡慕仁之名而失時
 者魯隱之亡慕讓之名而失時者若使秦居六國之衡不
 先富人強國而別求皇帝王伯之道予謂就帝王之名而
 失時者又安得君於天下乎嗚呼天地不分於皇人帝人
 王人伯人政利於人皆君也秦始可以弱其國而有天下
 皇矣乎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既庶矣繼曰富之
 若此則天子之政亦先強國富人也庸可謂夫子之遺非
 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若如此又

泰河編帝王之道一必成於數十百五十也或曰予云如有王

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年也或曰子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如此則帝王之道久而成者也予又不知其然矣且堯之有道乎生丹朱焉舜之有道乎生商均焉則堯之道宜成於朱也舜之道宜成乎均也又何堯舜之道未成於身而不成於朱均之世也且危邦之人思治甚於饑人之思食也若以數十年之道導危邦是猶強柔嘉之食遠其期而給饑人邦危人若此何以安之乎飽之乎予故曰政有富生人強國家皆安得不謂之君道也不知皇帝王伯之名升降也又不知數十百年而成何待也

質無誠論

前人

周衰至秦漢大道根蠹詐源派別姦稔雜紛不可救止往
往見強國質小國子弟天子有疑於諸侯亦邀子質之以
爲膠固春秋之時晉懷質秦而逃歸自立也六國之時燕
丹質秦而怨由生也兩漢之時隗洵質而囂再叛也頽風
蕩蕩事難殫記豈不由信不以信信之而以質質之以信
信人而人信之以疑疑人而人疑之且彼以信矣而我要
其質是疑無信矣我以疑疑之彼固不信則質無有矣故
記曰殷人作誓而人信也周人作會而人疑也作誓會勸
人叛疑也人疑誓會而叛之况質其子而人疑之則非誓
會之比也且君臣之道恩義也禮義結其外父子之道天
性也慈孝結其內離其內求其外割其天性拘其恩義是

若兩金共道內外恩親變得矣若空知彼不得親其親

性也。慈孝結其內，離其內求其外，割其天性，拘其恩義。夫
不若兩全其道，內外恩親雙得矣。若空知彼不得親其親，
而固結之，是不知彼不親其親而怨矣。是又質之無益矣。
昔有孝如魯參者，不思離其親，豈可以割之？慈如卜商者，
哭以喪明，豈可以奪之？忍如樂羊者，能食其羹，又何以質
之？夫天下愛義者少，愛親者多，能從人者少，能從欲者多。
故質而求誠，我之利少，因質以生怨，辭者多矣。昔樂毅下
齊，人有告其叛者，燕昭猶能備禮送其妻子，何也？燕昭信
毅，毅必不叛也。苟或以叛質之，無益而生怨也。柰何秦漢
之時，不能以至信，信之王道，導之不能奉順，以討之
討之不服，退加脩德，以柔之，而務質其子脫禍。疑之失所
則賈怨而生禍，禦之得所，猶以離其親，親非孝者治也。於

戲秦漢所以至誠不泆於天下矣

原仁論

常籌一作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

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

善决其仁英華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視生民

以天下襁褓一作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

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存之不得已而仁英華矣

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家一無無人也謂無湯有

以仁殷有以人矣一作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英華意故

曰一無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

也矣一作皆川本文粹

王治論
朱希濟

者國家者未嘗不思治孜孜焉求才汲汲焉用人官無曠
位命不虛日多不至於治者何哉蓋不知重其本也夫重
其本莫若安人安人之本莫先於農桑上自天子下至庶
人未有不須衣食以資養其生此情性之欲一也故率公
卿以躬耕於千畝非獨致敬於粢盛也率嬪御以親蠶於
繭絮非獨致美於黻冕也皆所以先民之教化也下之人
必曰王者后妃尚勤於耕桑余何人哉若天下之人皆相
率以耕織為務則穀帛可指期而取穀帛既賤人各足其
所欲所欲之大唯衣食而已不饑不寒則時無怨嗟時無
怨嗟則和氣充塞則焉有不豐不稔之歲既庶且富然後

仁義相及王道可行方困饑寒而能致於仁義者雖淳朴
之世君子之人幾希矣今天下之人非不耕也非不蠶也
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織而百人衣王者之
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劔器在焉職官之祿廩資焉吏人
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之欲不亦難
乎僕嘗客於山東寓於民舍觀其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
求種耜胼胝手足朝昏引頸以望膏雨借貸以成其饋餉
筋力竭盡於硤确汗流汗背一作忍以霖霖日熾其背集作
穎無不黧黑又婦人之為蠶也髮髮如蓬晨昏憧憧高條
長梯蹈險履危稚女嬰兒日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
矣其五稼登於場圃也未及簸揚蠶之為繭也擇未盈筐

大夫唯唯使繞于居吉亦若飲食然後乃曰若干官之常

天火咆嗥悍吏繞于居言風茗飮食然後乃曰若干官之常也若干歲之逋也我求之何以應執事之欲若不從我他日之役余無庇爾焉民出是懼其督責之急悍其恐脇之言無不強足其欲粟之熟也糲食未飽蠶之績也家不及絲縷殆不旬五日皆已罄矣至有父子拱手屋壁相顧而坐向使不爲盜不爲非不鬻不時之物不犯及時之禁不受役於鄉豪不爲汗詐之計以給其家可乎故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饑寒而不爲非未之有也誠哉是言且古者四人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詩書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墨商積其貨財今士大夫以先王言行政事自守耻趨時捷急之辯者因獲用於諸侯矣農人之家恒若疑作苦時弊

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於時若
關禁之賦薄市井之不擾我取積其疑物以中之時如不
我容捨而之他邦非劫取加諸之力不能爲患農則不然
父母存焉桑梓在焉妻子居焉懷土之戀居亦可知使盡
室以往曰避煩賦他邦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往所以今
之世士亦爲商農亦爲商工亦爲商商之利兼四人矣審
利要時一中百得易於耕織人人爲之故諸侯庶人亦爭
趨之矣且四人之中其一爲農亦以爲鮮矣加之浮食之
衆曷可勝紀其大者而有四焉自京達于閩嶺豪右兼井
之家或累思進達其身或求恃世疑以庇鄉里者多以其
子納於黃門俾爲之時且北宮之中唯有四星蓋上以備

左右灑掃之用國家自開元天寶以來中官之盛不下萬
人出詔旨使於四方或持寵錫之命宣慰勞之恩千里伺
其聲塵候騎從其所欲絕情於親愛抗禮於君父不蠶不
農受愚頑之施捨亦有積蓄寶貨爭名競利出入乃權倖
之門指揮愈僕隸之中庸夫者一也道德之士反爲謗議
實可顯加甄別用求其道此爲弊之深者二也即有衣紫
帶金形貌魁偉酒食以招於交逝僕馬以溢於巷陌擣博
擊毬以爲之業自六軍遍于四方或擊毬一入于門中天
子喜悅拜爲上將或都城會府纒統繁多阿黨小人撓于
王法其目儒者勢欲吞食竊比仇讐曰我武也文武之事
墜於地及問其日月風雲孤虛向背鐔鏑之所干戈之別

三和六鈞之制一沉一浮之財九地之所宜五行之制變
攻守之難易進退之是非莫我知也已失其爲武然用之
爲將欲寄國家之成敗生人之性命其可乎况復喜怒以
刑人視人如草芥嚴暴以及物唯物之利已以至於流亡
以至於敗亂此爲弊之深者三也復有製儒者之冠服習
儒者之威儀語不知書百行無取亦有耳剽心記之學多
背毀於冠蓋之士其誑不達我能是也又道不是者以勝
謗之敗俗倨傲之儀咸致遊宦於州里其官也用刑唯嚴
納賄爲能狡譎之行爲長其行也忽佞媚之術輕折朋友
交結邪僻附近右左炫酒令之奧恃博奕之精諸侯遇之
曰竒才也能狎宴昵吾與之私焉車服器用無所愛焉或

別之於實佐委之以紀綱授之以守人必盡刻削之能致

引之於賓佐委之以紀綱授之以守人必盡刻削之能致
聚散之力亦有薄通文藝云尤飾狂妄升之於府政可知也
薦之於朝時可知也冠章甫處同行望之君子哉乃小人
也大凡小人之屬非高名厚祿貴胄之家而無之也負販
之列行君子斯君子也軒冕之上行小人斯小人也率是
小人在位爲法必苛爲政必僻肉食之外耗蠹齊人此爲
弊之深者四也吁皆遊惰無業賦疑作殘於國害於農之大
者自餘瑣瑣亦易驅除耳然無士不可以爲治世無民不
可以爲國唯明主擇君子之人有輔相之才深治理之道
與之爲政先簡其事則疑省其吏則人易以安且今吏屬
太廣實擾於時古者以十羊九牧不知所從今十羊百牧

夫曰食之不足何從之

疑

事夫事簡吏者然後可以愛惜

農人盡歸其時什一之外除其賦歛驅彼浮食遊手之衆
使歸田穡即倉廩必實天下之民食斯足矣冠婚喪祭車
馬第宅尊卑之制皆歸諸令式豪民富室不得衣文組金
玉幃幕不得用繒綵茵褥不得施錦繡自宮中至於王公
之家咸遵儉約無使枉費尺帛則天下之民衣斯足矣夫
如是化之於道孰有不以從或曰斯論也乃耳目之常夫
儒者之言由人之食若今日之食已明之日以爲常欲不
之致而不之食可乎况高祖太宗得天下之初從魏文公
之言以王道爲治不三年而化成立國之基斯爲遠矣今
以用其道莫若用賢良遠邪佞重農桑禁遊惰廢不急之

後用其道莫若用其良遠邪彼重農桑禁遊惰廢不急之
務可以丕復祖宗之耿光堯舜豈遠乎哉何獨治焉

中創守論

楊夔

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
對以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
見創業之難矣魏以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
難也然則創業之初雄豪未賓生民嗷嗷唯德是歸所以
開基之主皆乘豐而起觀覆車之轍焉肯更脩其軌哉當
其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煙塵晝昏故得一士則
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聳聽用人若不及從諫若
轉圓勇於得而踈於失冒履鋒鏑涉歷險危其取也既勞
其得也亦勤誠為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霽山河有主四

海之內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
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逆耳
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
懾以求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爲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
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猷乎治及時
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其終而不惰者
則幾希矣且創業之主既得之後猶隳夙志以壞大業而
况求既治之後即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已以
順從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
心盈中心晏也總而論之蔡懿者易爲食其創業乎醫者
難爲藥其守文乎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七

論九

釋

明道論一首

梁武帝論一首

食貨

戶口人丁論一首

平準論一首

食貨論二首

貨殖論一首

釋

明道論

并序

傳緯

緯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
心高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緯乃為明道論用釋其難其
論曰

無淨論言此一作有知一作三論者雷同詆訶一作恣言

罪狀撫一作毀諸師非斥宿一作學論中道而執徧心語

忘懷而競獨勝方與一作數論更為讐敵讐敵既構評闢

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苦

聚集谷曰三論之興為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徧

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清源流而不擁玄風

聞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

驤鯤鵬之搏運蹇乘决羽豈能缺望於其間哉頃代澆薄

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英華成俗遂迷正路

唯競穿鑿各肆摘撫英華徒繁本源日翳一

師解釋復異一師甲一作改舊宗乙一作立新意同學之

師解釋復異一師甲更一改舊宗心各一作立新意同學之

中取捨

一作

復別如是展轉添糅倍多愬而用之心無的

準擇而行之何者為正豈不渾沌傷竅蝮蛇斷手

一作嘉樹弊牙

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厄同畫地之餅矣其

所一作

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

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觀

緣則

一作爾

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彌綸

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

可量即事而非遠九相酬對隨理詳覈而有

一作

嫉詐干

犯諸師且諸師始

一作所

說為是可毀為不可毀若可毀者

毀故為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

且教有小有大

四字一作

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斥其道

大苑五卷 一八三卷七卷

五戶

一作則指 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則褒貶之

事從佛弘一作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可一作得見佛說

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

九夫恒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不可一作以三脩未愜六

師懷恨而蘊湟槃妙法未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

恬淡之悟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以異或有辭意相反有

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

不違而內平等讐敵鬪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鬪諍者所

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道則不如此即習行於

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呵毀

之典盛於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撥

之典盛於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辨撥

一作拂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

諍若以徧著之心說於中論不一作亦得存諍固知諍與不

諍不一無不字徧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實

未衰其節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為九有訓勉莫匪同志從

容語嘿物無間然故使一無使字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數

暢地勢不能一作然處王城之隈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

客屑吻縱橫之士奮鋒頴勵羽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銳騁

異家衍別辭一作解窺伺間隙邀冀短長與相酬對權一作補

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倚撫同異發摘疵

瑕忘身而弘道許俗而通教以此為病蓋一作益知未達若

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為法師所責邪法師又

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不在諍

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世一作人間所重法師慕而

言之竟未知勝若為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

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

之心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

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不徧在一法何

為獨棄無諍邪詎非矛盾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

必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

徧著為失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為勝妙者他論

所不及此亦為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

負之心不忘寧不在一作存勝者乎斯則務矜我為得棄他

人無之失即有取捨大生是非便是諍論答曰言為

負之心不忘寧不在存一作勝者乎斯則務於我為得棄他

人一無之失即有取捨大生是非便是諍論答曰言為心

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

如來說至於心告偽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

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

一聖人所以曲陳教誠深致防枉一作杜說現在之殃咎叙

將求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在忘愛軀冒峻制陷

湯炭其壘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回首革

音耶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

也口言劣也亦無所包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

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己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

聖人勝我一作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示

一作然

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通夜擊柝

日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

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誠

一作論

說而使我謙退

此謂鷓鴣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

諫

一無字

諍者此用末而救本大本而營末者也今爲子言

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於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末不諍是物之真矣答曰諍與不諍不可徧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末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

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為前居前而望後則為後

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為彼此呼彼為此一作彼此

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而言一作言之萬事可知也本末前後是

非善惡可恒專一作守耶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

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竅受羈絆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

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為也無不

為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會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

生死故得求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枉一作枉之不脫

愍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詔一作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

求之一作有類雖鱗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反覆一作髮鬣退

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已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也

一作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較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為踈

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九夫貞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
 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覩安得肆曾襟盡情性而生譏誚乎
 正應虛已而遊乎世使悅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
 水皆見清風既至群籟必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其
 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豈
 復見有諍為非無諍為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
 吾俱申一無申字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
 無諍弟子疲唇舌消暑漏唯對於明道戲論哉糟粕哉必
 欲具一作且考真偽整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
 理始終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
 後筵以觀其妙矣
 一作皆陳書本傳

梁武帝論所論出於釋氏故以釋典明之

李德裕

梁武帝論全以釋典明之所論出於釋氏故李德裕

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其禍甚酷以爲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爲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支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戒其不貪能自微不有其實必不貪集作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爲寶其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爲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歛氓俗竭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產勞役不止杼袖其空閨位偏方不堪其苦集作以此邀集作福蜀本作以不其恃哉此梁武帝所以不免也

食貨

戶口人丁論

杜佑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

曰美哉庶矣

一本作子曰庶矣哉仍有冉子曰三字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

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

一作政

康家足

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

不在於重歛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歛則多養羸而

國貧不其然乎

管子曰以正戶籍謂之養羸羸者大賈蓄家也正數之六既避其賦則至浮浪以決

賈蓄家之所役屬自取其利也

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

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

一作不

救時弊昔東晉之

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

二之令則國二字一豈俗阜寔由於於茲其後遂有

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申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遠有

漢成土斷之令則國二字一作財豈俗阜寔由於茲其後法制

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

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元年平陳又收戶五十

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

矣自平陳後又加四百八十餘萬其時承元魏之亂一作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

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尤

滋高頰覩冗俗一作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

數於是一無此二字使人知浮客謂避公稅依強家作佃家也被強家收半

本一作大半之賦為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一無此字數其

信後行其令蒸庶懷惠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俗

康人阜一作人俗康阜頰之力焉功侔管一作規蕭一作蕭葛道亞伊呂近代

已一作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一無中有戶三百萬至

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

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

以選賢授仕任一作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

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乖一無崇秩之所至美價之

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

務根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

群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昨一百

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里為按比收入公稅增倍其一作餘

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昨

皆破一作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

或有輕重未一似以屬多故兵革存與浮沉之輩今則

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存興浮冗之輩今則

衆矣徵輸之數亦以開闢矣舊額既在見人漸難一作詳今

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

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

於斯矣古之理人一作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

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一作從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

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

一無此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

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

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

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作皆通典

平準論

準一作糴

前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
 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
 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屢空於
 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為務岐路多端每歲所
 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
 方布思之背叛劔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
 陷先之以師旅囚之以荐饑兇逆承曠構兵兩京無藩籬
 乏固蓋是人事也且唯天時絕惟高祖太宗開國創業作程
 聖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

月而能成之雖神筆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

聖訓薄賦輕徭溥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

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筭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

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及也及一作改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

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歛厚則情

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

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道

一作適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涸而復流五字一作澤流而無竭

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歛歛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

節寧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

使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

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

三日未有直歛人之財而得其無怨况取之不薄令之不

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
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
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人一作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
可使因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
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
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
氏有高頴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
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
於求利而一作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於經
邦正俗興利除害懷一作濟濟時之畧韞致理之規一作機者蓋不
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文

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物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

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至於一作旋致罄

竭更仍貴糶糶一作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

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

粟為賞罰如此農人有利一作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法取收

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

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翦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

仁壽之域斯不難矣往者一作昔堯湯水旱作沴而人無捐

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歛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

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

衆廢於執殖者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一作皆通典

食貨論

柳芳

論曰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稅客戶籍外剩田戶口色役之策行於天下其後天寶間常堅又以穿廣運潭興漕之利楊慎矜王鉞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哀哉詩云人之多僻無自立辟融等之謂也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蘇頌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後賦役頓重豪猾兼并強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閭里縣收其名謂之

容戶雜於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
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囚士馬之衆賈將帥之勇高視六合
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懼師旅之不供流傭之未復思
覩竒畫之士以發皇明蓋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款
開疑謁見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晚言發融口策合主
心不出數年之中獨立群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旣
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於是揚
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
終融死且十餘年始用肅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
中人主脅權相滅爲天下笑而王鉷楊國忠威震海內尤
爲暴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

使判官佐使遍於天下客戶倍於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

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葉疑人賈害豈天道毀疑作

夫先王收人之制既富而聚之以興利也儉則散之以除

害也所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降及後代亦克用又禮記

曰倉廩實而知榮辱人苟不足而可理者自古及今未之

有也觀數子之意欲竭人財乘主之欲殫天下之力以供

國竊王者之柄以徇已奪疑作其長觜以鼓天下於是權

歸掌握利出胷臆呼吸指顧舟車沸渭於萬里之外矣人

以豐財為利而融革竭之矣向之所利者豈不反歟而數

子方自以為功無讓坐受富貴斧鉞已在其後而謂身安

於泰山及其死之疑菹醢不足以謝天下豈不愚哉於

以玄宗之才業為中興君，奸臣一說利動明主，堅等窺其
餘烈，不顧萬死者，貪爵祿也。蓋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同前

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無所
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為發身

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集作論領其集

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為之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集有貴字

操其竒贏，乘上之意。集作急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

者所以得進矣。二集作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

得其寶賂，多託賈人，汙吏處之，頗類牧羊而畜，狎養魚而

縱瀨，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

用日蹙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

蜀本作云

漢武運帑藏之財填

廬

漢書作廬

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輿以利國為非楊雄以權酷與

歎稱其職者必能

集作皆

挾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

分銖之事弘羊折秋毫之數小人以為能君子所不忍為

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

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為之甚慟

集作痛

哉

貨殖論

前八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

迴天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役常世奸人如孝子之養父

陽不能為其冠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

母矣陰陽不能為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

壽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世集作

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集作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

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卸折猶謂之真人况兼有

榮祿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鈇鉞於糞土施桎梏於朽

株無害於其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

不足信矣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

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

氏集作樂一瓢之飲晏平仲杞不掩豆公儀休集作以

援葵皆為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

之壽則壽窮達壽夭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

終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興
歎而已

六經樂一德之論是也

世如貴於益林業自亦

下或言夫昔秦初於金

林班言於其良夫順因

系耕牛翁世雖不列以

無師豈汝西及空何不

五之入浴銀練休之

終留聖不強其味氣以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七

論十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八
論十

兄弟賓友

兄弟論一首

正交論一首

臣友論一首

賓客論一首

兄弟論 并序

常德志

余以天倫篤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懷在物無喻嘗讀
陸士衡之兄弟文懃懃懇懇未嘗不廢卷歎息向其為人
而世人云陸機兄弟同君以之為異傷哉斯固異其所稀
見也將恐悠悠千載不無此感疑作敢託陸之旨以作論
云客謂陸平原曰吾聞天降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岳
列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

情故使判合為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之
 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為習禮伯仲無門庭
 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俗獨為君子遠道任心
 將使先人事也事不師古蒙竊惑焉豈有說乎願聞其旨
 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謂末學膚受魯莫是師即如君
 子之談必且輕於身而累於俗以疑是獨不聞夫六龍方
 駕斯有御天之功駟馬班如用効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
 始宛轉北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
 蒼天而遊翬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
 仞上千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異勢裊掬分離
 遂與沙麓俱崩坳塘莊子作堂共泯此則相須之道乖也是知

同德者為功離心者難為力在物猶爾而况人乎然不

善其

疑作莫

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於義寡於私者豐於道

故牝鷄晨鳴三賢拏戮關雎樂得十亂同知故名賢之所
聞豈為有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
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雲蛇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鶴鴒
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為重也故歌之於韶
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風鬼神而動
天地大矣哉請為左右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也受之於
天性生之於自然不假物以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闔牆不
妨於禦侮踰里猶惜於伐樹馭朽則須洛而歌彎弓則涕
泣而道斯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豈如悠悠良辰從

容未歎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各疑離別之聲三荆木
也不能忍分張之痛矧在人流有覩面目拆枝分骨如何
勿傷至於夫妻之爲義矣非有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
騰嘯相感如髮彼兩髦結歡二族始有共牢之禮終爲同
穴之親斯亦未爲輕也然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
寄百里之命不可以託六尺之孤况有棄姓無常拂衣再
醮至如買臣之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讚移
天德均惟鵲孰能長螽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
以通人君子動無失德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
之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於鼎飪兄弟穆於清風綠衣無
燕燕之悲角弓匪駢駢之歎其或分星宅七開國承家則

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方足拔山不敢問九鼎之重才能
動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而斂迹井
蛙幕燕覩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代洪基峻極配合二
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華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相
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死生契
濶白刃交前第瘦兒肥無胥遠矣爾其友于怡怡揚名以
顯高視風俗長揖縉紳斯又足爲樂也而無賴之徒不思
其交或溺於私愛棄彼天倫生在膏腴乘藉地勢錫珪分
竹菴有山河不能輔車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
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於干旌無極遊於二壘集矢長
勺撫劍共池是以五爭四裂非關虵鬪之妖九合一匡猶

見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生民不勝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有里閭之人繩樞之子栖息不過於蓬華咀嚼不越於糟糠無財可不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薰介側目切齒遂使叢爾箕帚蠢爾孩童萋菲其章成是貝錦於是乎分裂蝸角稱競鴻毛骨肉爲行路之人兄弟無陟崗之望痛矣悲矣何必情矣宮之竒脣亡之歎深可撫心王叔治斷臂之言足爲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如彼遠乎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靜言成敗則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邁之有途得之者安於廟堂失之者顛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顧七國鷄連貔虎搏噬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秦山

可踞而覆朱旗尚卷蒼兕未馳不得高壘之謀勿俟銜枚
之陣固以冰判瓦解魚潰鳥驚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經過
者爲之迴車言談者爲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勁者
哉固以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惡者也斯乃在和不在衆
在德不在強商周之不敵亦所聞也假使驅長狄駕遺風
宋萬附輿慶忌參乘勅弓飲石長劔挂頭疑作冠鷄佩玃
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呂朶赴滄海五尺
童子知其必亡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腹無瑕昆季輯穆
雖使要離策杖不占緩步周流九達容可危乎近者劉荆
州之意氣表渤海之縱橫當其吐納荆揚鞭笞河朔猛將
厲於鷓鴣謀臣盛於雲雨從容嘯咤有席卷八荒之心固

以震懼人靈熏灼宇宙者既而良圖未就壯志先秋瘡痍
寔生蕭牆糜潰天道與人共徃生人與草木俱萎雖睦於
曹公尚無盱眙之暇安得馬上而舞哉斯有感之甚也豈
如稷契昇朝同心同德魯衛為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
哉洋洋盈耳卜代卜年之祚悠悠無極是知管蔡之王食
不如夷齊之餓死君頹之萬不如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
彼令兄弟綽有餘裕一作綽不令兄弟交相為渝善哉言
也吾無間然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於天倫異居者成之
於行路是見詩人之糟粕未覩宮牆之室家固未可與適
道也若以骨肉遠而為踈即手足無心腹之用判合近而
為重即衣衾為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可離手足遠身

為重即衣衾為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可離手足遠身

亦何絕斯則室家之不侔於兄弟固亦明矣况作者之意

有異是乎夫異家者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返一作及故

傳曰昆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何謂異居同財

者若委支體於行路阻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謂願聞疑

也且余聞士龍少遭憫凶攀風樹而興歎懷仁義以罔極

零丁鬢鬣霜露摧心契濶九夷更相為命常恐黃耳蕭條

白駒超忽洞庭木葉零巖花落無時雖復飲啄相依光華

未著跼天踏地每一作心深慙德友于兄弟何日忘之將謂

吾子石以成教而反問我比以流俗祗足以攬其心慮非

所望於吾賢也於是客赧然而起曰僕固小人無聞至道

雖生堯舜之代未登孔丘之堂苟有智而無心遂逐情而

忘性言排名義之外身陷泥塗之下今子大夫幸而見覩
博我以友弟弘我以禮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焉
道周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稷御邦家
調陰陽化風俗播清猷於緗素垂令範於黎甿橫之於天
地而自安處之於生死而無慮者其惟兄弟乎

正交論

李華

上古無文飽於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哉至於善惡分利
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走疑天縱也亦
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為左衽無歸生之說屈建
則椒舉死於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者全宗
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

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

慟色由是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

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貴遺舊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

善善是知人事艱難僅發於造次生死變禮不必更相代

朋友漸於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為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

望而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

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哀勢

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樹之以師經啓其心而脩

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姓疑作性術攝稱從之聲與實諧

次諸侯無貢士及於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六經王策既

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司馬無論材之政猷或先

王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於魯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三 卷一百一十三 卷一百一十三

道噓口疑復明孔伋孟軻之徒並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

辟署由州群疑作郡公府往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

好學海內翕然是以王室多柱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

降及魏晉亦未甚媮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

聚散懷牒自命積以為常吠形一發群響雷應銓擇多誤

知之固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盖由此也况衆邪為雄

孤正失守誘中人之姓疑作性易於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

直道不從流俗脩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師訓之

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衰服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為

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於苟免者也師

之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

之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

國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
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微倖道長而
純慤道消悲夫禮首於冠而成人筮日筮賓即事於廟同
師之友鄉邦之族醮而禮之揚疑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
友何以不敬雖有暴慢無自入焉嗚呼士夫略之禮以墜
於地久矣信義不厚斯有漸歟後進未較是以非辯者多
附成而遠敗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矧
弊未乎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忘疑作妄之交風動利招則
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于天地餌
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苟患所不至故詩有谷風之刺禮
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竒巧釣情者明哲

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
心異者蠻貊之俗而附背携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
販之行俞可強不者僕妾恒姓疑作性愛子遺親者大彘之

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
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不好其而惡章貴棄同而即和鮑
叔潔廉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交
議宜然義在切切惻惻匡救其闕善則輔宣之過則以規
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其於刑辟則生死以全之
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
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
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之難言之得無朝平務皆諸身而巳矣

行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務省諸身而已矣

臣友論

李德裕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為急漢高以周

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

緩急

川粹作急緩

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

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

川粹作急緩

士君

子未嘗免於

集無於字

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

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盜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由閔

天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

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

倉令溥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

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鶴鳴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

不以赴急難集無此字為仁孝况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

相湏集作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

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

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

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

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集有良字士之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賓客論前入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

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屬公

則可

深知他人不可故再言之

稟上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

累也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渾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網之踈闊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

客館開東閣以延

蜀本有賓客二字

賢人與叅謀議非也然謂之

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

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空

音孔出

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

袁本

客故人 不居顯位似

未足為朝廷患也然王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象恬築

城以逐匈奴城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

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

上以難丞相丞相謝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

臣明矣雖有賓客

川梓作館

何益於謀議哉况近世秉大政者

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柳槐

集作槐柳

齊列所謀以

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

賅劉班殷鉞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奸智獻其計者導其邪
經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
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
集本無人字
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關關謝絕賓
客則朝廷靜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八

大欽英華器聚注百四十八人

...

...

...

...

...

...

...

...

...

...

刑賞

應正論一首

片言折獄論一首

斷刑論一首

刑論一首

褒貶論一首

賞論一首

應正論

并序

王志愔

志愔為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正則人無
禁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恕以守文為苛
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為衆所謗臣常著應正論以見微志
因上之其論曰

臣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

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衆相殊無

此四字異操而聚民之多僻一無此四字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

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也王肅曰六二與九

五相與俱履真正引由迎也為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

輟書而歎曰居中理正事之常體見引無咎道亦宜然有

客聞而感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

憲不務和同處正之志雖存見引之吉難一作誰應行之於

已余竊懼焉僕歛衽一作襟降階揖客而謝曰補遺闕於衮

職用讜言一作忠讜為已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

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士設教理訓一作物開物一作訓

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於是

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二居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於是

於無刑人恊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正一作曰舜

舉臯陶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

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僇黜受邑之賞明善惡而糾慝

議僭賞以塞違在虞舜之功告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

時君不以為媿此非已獨處正引吉一作而無咎矣乎觀

一作漁于棠臧伯正色賂鼎在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

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正曰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絳理直晉侯乃復

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為吉所迎

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於下而

卷之五十四 禮記卷之五十四 禮記卷之五十四 禮記卷之五十四

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骨髓之中一作誦懷疑乎語

默之境懼獨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于嗟乎行已立身

居正踐義其動也直其止也方維正身如是歟六字一作維正直而

是與何往而非攸利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言曰直

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義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

不孤真方大而大則不疑其所行也稽康撰釋私論曹羲著

至公論皆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蔽之歸於體正而

已矣禮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

盡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此是則橋前驚馬用違一作

希旨論人苑中獵兔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

而不同不同而一作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為武英華作建非

或太守漢帝誠之曰吾事上官無失名譽廷對曰臣聞忠

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不敢

奉詔任延雅奏漢帝是其正此一無言此則歸正不阿乖旨

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

丘擻曰擻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非和也夫和者君其

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擻也君其亦其所謂同也安得為

和是知一作以濟鹽梅以調羹乃適平心之味獻可替此一無

否而論道乃一作方恢正體之節俟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

相此一無和而不同劉曼山辨和同之義有旨哉若以不同

見議一作議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以聞之援法成而

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衆以寬傳曰寬則得衆

若以嚴綜一作統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賞二柄惟人主操

之崇厚任寬是謂皇一作帝王之德慎之曰以力役法者百

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則非一作

匪人臣之所操後魏苻肇之為廷尉也魏帝嘗私勅肇有

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一作足令臣之

曲筆也肇知任寬恕五字一作是知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節人或

未達斯旨不料其務恕乎此無以平刑為峻將曲法為寬

謹守憲章號為密網一作深密內律云釋種虧戒律一曰誅五

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為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

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謂道教為疑峻耶家語曰王者之

誅有五而竊盜不預焉即心辯言偽之流禮記亦陳四殺

諸有五而竊盜不預焉則心辯之官爲之流禮記亦陳四

破律亂名之謂也豈是儒學執禁孔子深文哉此三教之

用法者所以明真諦重玄猷存天網集作網立人極也然則

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衆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折人以法

三后於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

嗃嗃無咎女子嘻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何有一無此二

字昔崔寔達於理體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君宜寫

政論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概一作抵云爲國者以嚴致平非

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喻條越制疑網重罰在

於施絜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

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僞積賊深而曰以寬

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駟一作駟捨銜轡於奔縱

請俞跗攻疾傳藥石於膚腠適見鞅一作駕轉逸膏

育更深醫人僕吏一作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之一作

變為唯帝王之令一作歟對曰何為其然也昔漢武帝甥

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刑左右為言武帝垂

涕嘆曰法令者高一作帝之所造也用親故撓一作先帝

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

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曰一

作奏王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

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

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叶于禮經不變之義也况

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睿哲登宸高

視巖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日

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功咸理聚以正也僕幸利見大人引

其吉焉斯一作養正於下位中正是託子何懼乎夫君子

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以事君

一作進善納忠仰大階而輔一作攻諤諤其節思為社稷

之臣蹇蹇一作匪躬願參柱石之任處則遠辭徵召高謝

公卿孝友揚名是亦為政煙霞尚志其用未貞行藏事業

心跡斯在至如水中汎汎天下悠悠執馭為榮掃門自媚

拜塵邀勢括囊守祿從來長思以為深耻客乃逡巡不對

遂無以問僕也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片言折獄論懷州應宏詞試歐陽詹

孔集作夫子說季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歟夫子之

言蓋非非集作有激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為夫

子美於集作夫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有若是焉四

集作十有八九焉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謂獄折而有刑刑者

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其重歟古之帝王將刑

一人脩三槐歷九棘訊群臣訊群吏訊萬人億兆絕議然

後治法徇于朝示于野六字集作徇於朝於市於野昭然於衆同集無同字

方棄之所示容二字集作以不易也也君莫聖於堯加有舜禹稷契

佐之莫明于集作於舜而有夔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于集

於禹莫賢於湯莫察於文武莫智集作敏於成康於集作于時

皆濟濟盈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臆斷慎刑之道如

不敗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事至

斯集作

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至

於訟也皆欲已勝何則不勝乃罪戾隨之若然

一作是則又作折則

君子時或妄訟于

集作於

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為

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也

集無也字

偏詞雖君子不信之

三字集作

不足以

信四字矧非君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善夫

集無此二字

巫以鬼神吉良

集無良字

醫以筋脈體無恒之人

筋脈且不足以自體而况訟

訟集作語言又作有言

乎鬼神不足以

為占而况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扑扶

集作扶撲

之濫焉大即

集作則

性命必有缺鑕之寬焉夫子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師老聃之誨以

三字崇作而

崇周公之

集作此

六人者

集無此字

無一以

集作好輕又作欲輕

傷於人者夫子豈輕傷人

集作好輕傷

哉脫夫子實謂片言可以折獄者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

歟夫子之言蓋輕蜀本於季路賢者七字集作非苟然者非苟然者審之片言

不可以折獄者集無必然之理也

斷刑論

擲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予其辭云云予不得已

而為之一言焉六字文粹作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

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集有為善者

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集有為不善者必俟

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

斂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斂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

人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歐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

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

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

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

者日以有懲。是歐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歐天下之人

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

天而不言人。是惑於文粹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

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文粹無蒼蒼者。焉能與吾事

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

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

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

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何也。

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

文粹作五

木加連

鎖而致之獄更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搔痛不得摩
饑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悲號
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
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矣又若是焉何哉或者
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
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
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
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
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雪霜也舉草木而殘
之草木豈為

集作有

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

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仁必知經果以為智

必知權

川文粹作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

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

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義之事也離之滋

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

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

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徧

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徧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

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

不疑者信于道而已也

文粹作矣

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

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

也

刑論

牛希濟

刑罰之用蓋將以革人之心勸之於善所以小罪輕刑以正其失大罪重罰以勵其衆將刑王者爲之不舉以示仁恕之心也棄人必於市明其罪之死也皆欲遷人於善豈圖斷其肌膚殘其支體流其膏血盡其性命以逞於威怒者也三代之後五刑之用剝削之屬最可以爲耻於衆觀者則知其所犯毀其父母之遺體罔不潛痛於心犯者不能諱其罪亦可以永戒其惡所謂有耻且格及笞杖之法易隱其跡行鄉而無愧苟富貴而或得行者其暴犯者不以爲耻誠哉免而無耻漢文帝感綈縈之一言廢肉刑用笞杖及後笞者多死文皇帝視明堂圖亦輕其罰天下之

獄幾亂知刑罰者治之具也不可整捨然罰無輕重杖無
大小皆成之於胥吏之手斷之於出沒之文士之人其知
乎夫鞫獄之法始於疑辯之中成於案牘之內吏典之者
捨其罪而彰其是其不與者除其善而彰其惡又復刑律
之中或一與一奪隨其取捨以爲出入官必不盡知此爲
弊之一也畫灰爲獄誓不願入刻木爲吏誓不願對獄吏
之尊聲色之大桎梏之重輕榜掠之多少率由其意孰可
與爭此爲弊之二也又或欲其僞而怒其真惡其輕而思
其重或捽其首或批其頰詬辱毆繫無所不至又節其飲
食巖其徽纏外殘其軀內脅其心壯士勇夫且必流涕孤
弱之人敢不從命此爲弊之三也或上下其手以取其信

或默疑作點染富室以求資賄則眾知其非不能即止此為

弊之四也具獄既久改為疑讞遠取支證廣擄黨與淹延

歲月以伺赦宥此為弊之五也捶拷之下易以強抑人之

支體頑非木石若加其殘忍取其必然誠雖無罪百不能

免蓋不勝其楚掠之毒寧甘心於一死狡猾之吏斷成其

獄故戮死之後盜自他發眾方知其無辜且桎梏之苦笞

捶之嚴輕罪者願重刑而獲出無辜者畏殘害而求死皆

狡猾之所能為也即平人孰敢與吏為敵公卿尊嚴察視

不及臺寺懸遠訴訟無門死者不可再活親戚焉能申寬

何以感致和氣平一水旱此為弊之六也復有眾皆知非

難加以法當炎酷之時穢其傍而成其疾疫奪其餉而致

難加以法當炎酷之時穢其傍而成其疾疫奪其餉而致

其饑餓圜扉嚴邃守者羅列親戚之人胡能知其食與不
食渴與不渴但成其困以取其斃此爲弊之七也况外府
法司又爲不道或土囊以鎮其腹或濕紙以蒙其面拘錄
所至號呼莫聞暝然而去孰知其由昔東海誤殺貞婦致
三年之旱今天下之刑書常兩血尚未足以泄其冤憤且
刑罰者遠於人非近於人犯之者皆自求之也非刑之就
於人也皆人就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若爲不道必歸於
法故商辛夏桀懸首於白旗此天子之刑也則公卿之下
獄黎庶之就戮又何足道哉是知上下皆有分故君子常
懷畏懼夫厲聲變色揚眉張目樂刑罰以毒物之性命殆
非人類信豺狼之心也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又于定國每歲次疑作决欲先自流涕悲哉仁者之心深

知刑獄之本所以勸人非以虐人也今天下之大九州之

衆一歲决獄之多少皆由吏議豈能盡乎莫若重明桎梏

笞杖重輕之制禁計日月之遠近寒暑静疑作清温其所處

饘粥每給其饑渴决罪過求於刑律察詞必盡於疑辯庶

幾少塞其弊當不濫於無辜以成王者之理

褒貶論

前人

仲尼之脩春秋也先成其志後誅其意是以晉侯召王書

曰天王狩于河陽本其尊獎其謀也許止不嘗藥書曰太

子殺其君以為防微之道卿行稱字得所舉也師行稱人

伐有辭也一字稱褒貶之意為千載不刊之典亂臣賊

子莫不知其善不可奪惡不可掩其懸之日月以爲王化
今國家公卿大臣文武將帥之初命也其爲相者禹稷之
化也蕭曹之上也爨理陰陽平和九州斯其人也及其被
廢之日竊位之小人也亂國之小人也是不可忍也及復
之日周公之被謗也召公之相疑也子文之三已也孫叔
敖之三相也然後可以爲賢人其爲將者扞城之材爲國
之屏也式遏寇虐底定王國斯其任也其被罪之日匹夫
之勇也非國將之材也覆軍敗國棄戈奔北者矣殆不可
用也復用之日荀林父再敗而勝孟明視三敗而後復以
何傷乎百執事之間率如是用捨觀其人或始於善終於
惡中復可用後又不可用是非相渾善惡相離皆欲遵之

王言以為之國乃奸謀之深蠹者也後有寒素者與奄人

結刑狀疑之盟以取鈞軸之任偶以章疏得罪上雖切齒

朋援未移衆知必復其位時為執筆者乃大美其辭以謀

其身必使朝廷怒而譴之一南行而已果皆中其旨未暮

年而舊相復入僅三歲而公亦入相台文非求宦者乃結

宦者之深者又機巧之微密者也今之世若蘊曜嫉正之

歸國奪其鹽鐵之柄乘休惡景望之文行同居鈞衡之列

近師有尚父之號崔之猶子持謀臣之權采納二字疑而至

中多議定出二相之口趣三鎮之師且曰與晉陽之甲誅

君側之惡不逾月而二相被誅九廟以危外之人皆曰武

臣之為亂也我知之矣此皆儒者之為亂也此意之深罪

臣之爲亂也我知之矣此其日儒也者之爲亂也此意之無罪
之明者仲尼皆所宜誅者究朝廷爲亂之本始由君臣同
心同德以誅宦官嫉之太甚湏至於亂遂至所立必冲幼
所命非賢良以階其亂以危社稷之人其知之乎不得以
在位者爲賢人負罪者爲非材惜哉賢人之事業夫子之
褒貶後之爲史者當訪於長者之譚求之於野人之說斯
可以正之矣

賞論

前人

賞勸之典所以顯忠尊賢而待用 感人之心使各盡其
材以顯於時以爲立身揚名之本故冠冕衣服車輅祭祀
之儀皆以品秩爲差君子之人其甘心焉孜孜於善希公
朝之祿賞可以榮於家可以榮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

矣哉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
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
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
辭之列名陷澆淳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
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藉累世之基業或由
勲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觀者憤歎而已至有文之衰也行
爲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祿老死陳餒之地或有獻
一書陳一策探治亂之精微盡當時之利病君上不省察
奸邪者深以爲嫌縱未能顯加明誅彷徨焉擠之於散冗
斥之於外任不復省問可勝言哉武之弃衣也弓聲劒氣立
爲勦敵馳突擊刺於橫陣之前出入如田心神謀取必勝瘡

應通於首面身委卒伍之中老棄瘦馬之列或有破一大
敵擒一渠帥賞不踰外藩之職賜不越繒帛之微捷聲已
振於萬里姓名未達於九重生降符節益封土翻為統帥之
福豈不悲哉文之求也既不因於行藝武之用也又不因
於材力乃有溫溲溺之噐以媚黃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
公相者履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資材以致名第以榮郡
邑者不可遽數之况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豐草發
自愉悅之意聽從左右之言淫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
紫升於官秩下致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於封賞且國家
以五岳四瀆為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之道也
今廝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朝無神怨

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思用力以在位

者為深耻昔仲叔于奚救公孫文

左傳作孫桓子恐避諱

之患請以

繁纓假借也孔子猶曰不如多與之邑將以定來代之制

杜萌漸之謂也漢明帝不以館陶子為郎寧賜之百萬曰

夫郎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不可虛授信夫為中興之嗣也

且賞勸不恒服章紊亂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四

海之業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

焉能為亂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五
論十二

醫

勸醫論一首

華佗論一首

卜相

八卦卜大演論一首

卜論一首

著龜論一首

相論一首

時令

時令論上下二首

時論一首

醫

勸醫論

梁簡文帝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

有分天壽懸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乖節故虐周禮寒瘠

首致斃不同伐性爛腸摧年匪一拯斯之要實在良方故

祇域醫王明於釋典如大師乃以醫王為號以如來能煩

惱病祇能治四大乖為故亦有騷人之詠彭城一作秦國

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九市一作

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蓄玉匣

之秘研紫書之奧桃膠何是北斗靡遜一作金

漿非遠明珠還耻其價能使業門之下鼓響獨聞一作雍

祝之傍簫聲猶一作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

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

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玄理考覈儒宗

...

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負墟尚諛積功則為師乃著日誌
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劇談細羅愈廣鈞深理見
厭飫不寤惟日不足又若為詩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
雅或俗皆須寓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
有秉筆不訊而能善詩塞兌不談而能善義楊子雲言讀
賦千首則能為賦况醫之為道九部之詠甚精百藥之品
難究察色辯聲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幾微難識而比之術
者未嘗稽合魯無討論多以少壯之時涉獵方疏畧知其
草為甜桂心為辣便是宴馭自足經方泯棄同庾敬見晉書本
傳之讀莊子異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盡
意攻治假使不能為地自可即為己益所以然者若無隔

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所亡坐成妙術

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溢一作浪酬塞一作惡

之一作者多愛之一作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為千治一作

軸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浮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

愛深親屬情切支肌一作患起膏肓痾興府俞一作雖欲

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

周羸二字一作麻鹿藿止一作救頭痛之病一作麥麴芎窮

反救一作河魚之疾一作思不出位事局轅下醫者忘志

四字一作欲求反於玄都揚已名於綠帙一作其可得乎

術道困窮於斯實至誠當善思此意更興其美非直傳名

于後亦是功德甚深比夫脫一鴿於權衡活萬魚於池水

不可同日而論焉

一作皆初學記

華佗論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

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

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

賢通切

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

嗟乎以操之明畧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

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恚執柄者之恚真

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

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

悔悉

川文粹作恚非

書焉後之或者復

川文粹作覆

用是為口實悲哉

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

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

或必有惜之之難彼士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

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川文粹大哀乎夫以

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

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

能衆矣又焉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

懲也而暴者復蜀本作覆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

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

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三字集可懲為故事矧他

人哉

卜相

卦

七

八卦卜大演論

王勃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以爲分太極者兩儀也分四象者八卦也成八卦者
十六將也司八卦者十二月也分十六將者三十二候也
分十二月者二十四氣也分三十二候者六十四卦也司
二十四氣者三十六旬也進退於三百六十六日屈伸於
三百八十四爻往來飛伏之理盡矣其孤虛消息之端極
矣三才之道不可不及也五行之義不能復過也翕之以
幽明張之以寒暑會之以生死申之以去就禍福生焉吉
凶著焉成敗行焉逆順興焉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近者奉之者則順背之者則憊圓立者稱聖偏

擬者號賢嘗試論之曰三才易之門戶也八卦者易之徑
 路也引而申之終於六十四卦天下之能事畢矣陳而別
 之極於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微理罄矣夫陰陽之道一
 向一背天地之理一升一降故明暗相隨寒暑相因剛柔
 相形高下相傾動靜相乘出入相藉泯之者神也形之者
 道也可以一理徵也可以一端驗也故天尊則地卑矣水
 濕則火燥矣山盈則澤虛矣雷動則風適矣是以天下有
 風可以姤矣則地中有雷可以復矣天下有山可以遁矣
 則地上於澤疑作澤可以臨矣天地不變疑作可以否矣
 則天地既交可以泰矣以風行地上可以觀矣則雷行天
 上可以大壯矣山附地上可以剝矣則火附天上可以天

有矣風行水上可謂渙矣則水在地上可以比矣雷出地
奮可以豫矣則風行天上可以小畜矣雷之與水作解矣
則風之與火可以家人矣雷在風上可以恒矣則風在雷
上可以益矣風在地下可以升矣則雷在天下可以無妄
矣風在水下可以井矣則雷在火下可以噬嗑矣風在澤
下謂大過矣則一作雷在山下可為頤矣雷在澤下可以
隨矣則風在山下可為蠱矣澤上有水可為節矣則山下
有火可為旅矣雷在水下可為屯矣則風在火下可為鼎
矣水在火上可為既濟矣則火在水上可為未濟矣澤上
有火可以革矣則山下有水可為蒙矣火在地下可以明
夷矣則水在天下可為訟矣地下有水可為師矣則山下

有火可爲賁矣澤上於天可爲夬矣則澤下有火可爲困
矣山下有天可以爲大畜矣則澤下有地可以爲萃矣以
山在澤上可爲損矣則澤在山上可爲咸矣澤上有火可
爲睽矣則山上有水可爲蹇矣上天下澤可爲履矣則地
下有山可爲謙矣澤上有風可爲中孚矣則山下有雷可
爲小過矣山上有風可爲漸矣則澤上有雷可以歸妹矣
此天地以對成之義陰陽反合之理故卦相次則反爻以
成義易之八卦是也八八相生則錯卦以興理因而重之
是也故聖人之道可縱焉可橫焉可合焉可離焉逆而陳
之未嘗逆焉順而別之未嘗順焉三畫以變雖天地之數
可無繇也九六相推雖萬二千五百之浩蕩不能踰於三

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之糾紛不能踰於六十四重之以
六十四不能過於八卦張之於八卦不能過四象紀之兩
儀兩儀之理達而太極得矣故古往今來寒進暑退死生
亂動是非騰結未嘗非兩儀也而未嘗離太極也故曰有
寒有暑則兩儀不廢也無思無爲則太極未嘗遠也見之
則兩儀忘之則太極夫然故不捨二求一未嘗離動以求
靜未嘗離動以達靜也有可有不可非聖人之謂也無可
無不可是夫子之心也然天下之理不可窮也天下之往
疑不可盡也有窮盡之地者其唯聖心乎有窮盡之路者
其唯聖言乎故擬滄海而觀衆水則江河之會歸可見也
登泰山而覽群嶽則岡巒之本末可知也是以貞一德之

極權六爻之變振三才之柄尋萬方之動又何往而不通乎又何疑而不釋乎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義之本也非聖人孰能正之哉若抑末執本研精覃思非聖人之書則不讀也非聖人之言則不取也庶幾乎神明之德可通乎萬物之情可類乎本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可不務乎哉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氣於介蟲爲長而壽古之聖者剝而腴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

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脫

文粹作睽

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

煉

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微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微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骸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其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血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噐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爛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是亦為怪古者成宮

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擯之豈神明貴殺享臚腥歟今亡
 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
 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墀而布精意文粹作誠求福之來
 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
 祥如答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楊子
 雲為太玄設卦辯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子雲又
 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
 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予不
 語是存乎道義也

著龜論

干邵

卜筮生靈之繩耶必遵以信時日異法令決嫌疑定猶豫

著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
入建卜曰卜職或掌三易以辯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
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叶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
卦異位何功不共然歟夫以原始要終鈎深索隱則象事
知器占事知來著辯吉凶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戴
陽而履陰繇得蒺藜終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興敬仲
之宗然則筮短龜長嘗聞其語義之何者今試論之且其
兆體百有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
著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群
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受三千歲而遊
於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

藟薈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為準求元
亨之義而為用探頤而知其變審爻而擬其辭豈與夫灼
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矣史偏漢書作篇以之佐昌此其
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為有知漆雕以為
善對又其効也至如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小
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朔望則灼孟冬命疊
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階也信矣夫

折群疑相論

李德裕

夫相之相在於

集作乎

清明將之相在於

集作乎

雄傑清明者

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兇是也為百獸所伏然

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得大權

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莅淮海屬縣有盱眙
而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明洞澈雖水精明水不如也而
價不及於凡玉終不得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
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
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天賦是美
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頰亦居萬
人之上色美者雖鈎弋之孝子夫之賤亦為萬乘之偶然
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前史言張良質
美予謂諸葛言以子房之清精不釋陳平之濁俗則知清精者難矣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
十得九無所疑也

相論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
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

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

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有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

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文粹作大盡當秦末呂氏大族

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文矣且集作一且以一女子

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

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禍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

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

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謂善相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

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

因慮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時令

時令論上

柳宗元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
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
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
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
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
以集作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
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經術相土宜無聚大眾仲集
季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季春集無此合牛馬

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工集作無發大衆勸農勉人

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工

集作功 兵事不作孟秋納材常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

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歛

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脩困倉謹蓋藏農

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

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噐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

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

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

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圉圉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

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

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
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
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
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則不俟時而
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會孟春則可以
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夫如
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
又曰夏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陰氛霧寒
暖之氣大疫風欬孰嚏疝集作瘡寒疝癘之疾螟蝗五穀瓜
匏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
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

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前人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時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

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之一有者也防昏亂之術

爲之勤勤然書于

集作於

方冊與亡治亂之致求守是而不

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爲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竒袤其有囂然而不顛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爲矣求之二史豈有復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千百而

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明矣立大中去大惑
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之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
窮萬世吾無憾焉耳

時論

牛希濟

或曰治亂者天之常也是以十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
至於蟲蝗疫癘水旱兵革皆時之數也若其聖人亦不能
克疑作免是不然也何者天之於人也至仁而信其資長百
穀草木觸類之物皆所以仁於人也故懼物之不生也春
以發之物之不成也夏以長之物之不齊也秋以肅之物
之不實也冬以堅之物在陽畏其暎也故夜降雨露以潤
之在陰畏其終也故伏陽以蓄之人之不之止也故晦

必息之人之不之時也故馳疑時以警之日月星辰雷雨

風雨霜露之作無不私於人也焉有為蟲蝗之時以害其

禾稼為水旱之時以蕩其生物為疫癘之時以毒其性命

為兵革之時以流其脂膏者上天垂象昭鑑萬物之情始

兆高明之象已著未嘗不丁寧先視之於人俾知者通其

變而脩其德以為之防知而不脩夫何言哉聖人所以觀

乎天文以察其變又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特又

曰則天之明斯其旨也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皆所

以達變於其君若聞祥而逸福必為禍必疑禍而懼殺益

為善而疑無必定之災桑穀乃中興之道數無可保之福

鳥雀為滅亡之運其或有戰爭水旱災沴之世皆生民之

所感曾無時日之限而及之也且民之所為也繫時君之
 教化若以忠孝恭儉為治皆可封也暴亂聲色為好皆可
 誅也居時之和為可誅之教上帝之仁且不能祐膺時之
 亂為求治之具神明之力必可以怨或者曰三皇之世不
 能無戰爭堯湯之君不能無水旱豈聖德有關歟蓋時使
 之然也夫戰之大者孰踰於版泉不周之後人謀之可與
 乎兵力之可支乎卒滅於有德水旱之數豈過於堯湯之
 代人無饑色國有常歲若今之世一年之水一年之旱豈
 惟人不粒食國無儲矣焉能感治水之命有疏鑿之功為
 桑林之牲契禱祈之願若時數之必然即當數足而後已
 豈復有申救之道是知天時不能違於聖德明矣至於長

史爲一郡一邑之政飛蝗尚不入其境醫門以藥劑之和
可以拒時之疾又若時數之一槃寧有擇其地而遺其人
哉况宋景一言之善罰星退舍漢之盛德日馭再中其餘
感應之跡布在方冊是以知天道甚遠人事至近又易以
疑履之說曰素履貞吉幽人之貞所履若吉幽人尚且不
懼况聖人乎希濟以爲治亂無時爲人君所行求治則治
忘理則亂雖復求治積年一日違之禍不旋踵國亦如之
皆非拘忌之家所能執必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



文苑英華卷之二 五十一也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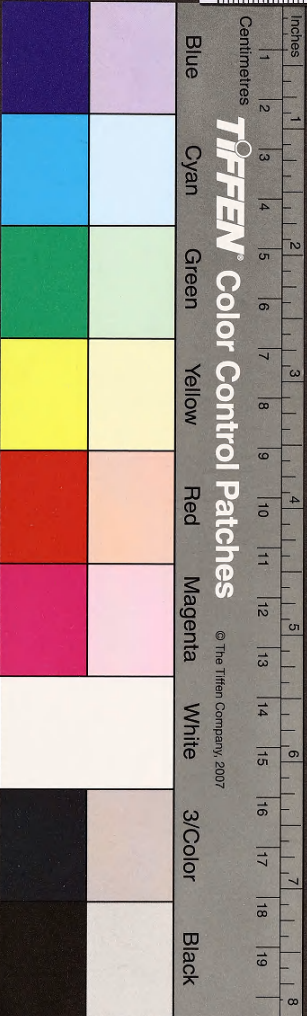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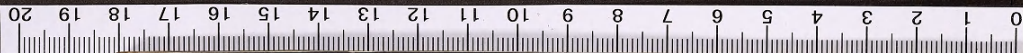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22449

一九 年 月 日





文苑英華
第七十六冊



